

文獻叢編

第四輯

文獻叢編第四輯目錄

雍正像

廓爾喀押表頁單

康熙建儲案

清世宗關於佛學之諭旨續

戴鐸口供

乾隆朝文字獄劉嶸刷賣「聖諱實錄」案

徐乾學等被控案 康熙二十九年 至三十一年

像 正 雍



單 貢 表 押 喀 爾 廓

पुत्रविह	
तामथान	१
भुवाएकसदनी	
तन्त्रकोमाला	
तामथावथात	२
होरथावनातनासा	३
नदेवनातनासा	४
<p>Handwritten signatures and notes in Urdu/Arabic script, including names like 'طاهر خان' and 'محمد علی'.</p>	

原 件 長 三 十 三 分 公 寬 二 十 分

康熙建儲案

案清康熙十四年立允初爲太子四十七年九月廢四十八年三月復立五十二年十月又廢禁錮於咸安宮諭云後若有奏請皇太子已經改過從善應當釋放者朕即誅之至五十二年二月趙申喬奏請册立太子諭以皇太子事未可輕定將原摺發還五十六年十一月大學士王揆及御史陳嘉猷等八人又密疏奏請建儲諭揆等勿爲名起見五十七年正月翰林院檢討朱天保疏請復立允初康熙御行宮正門親問天保語及其父都納天保斬決六十年慶賀元旦典禮王揆又具摺復請建儲御史陶彝陳嘉猷等十一人亦會銜上疏同年三月康熙手諭諸王大臣斥之羣臣請議王揆等罪奉旨發往西陲効力時揆年已七十由其子奕清代往雍正即位關於建儲事改書密封不預公布元年八月一日諭云建儲一事理宜夙定去年十一月之事倉卒之間一言而定聖祖神聖非朕所及今朕親寫密封緘置錦匣藏於正大光明匾額之後諸卿其識之至乾隆時又著古今儲貳金鑑一書

行世今檢懋勤殿檔有王綏奏請建儲原摺四件陳嘉猷等原摺二件照錄于下

王綏摺一

臣王綏謹奏欽惟我皇上以仁敬慈孝之身備修齊治平之道始於家邦溢於四海無一物之不得其所無一事之不協於中治具畢張人民和樂真足以固萬年之根本樹億禩之儀型自唐虞三代以來治化之隆未有如今日者也惟是儲位一事虛懸日久迄今未定仰見我皇上慎重之心深遠之慮將以規畫盡善付托萬全然臣嘗伏念懋建元良從古所重歷考前代之紀無不以國本素定而又安而老成謀國亦無不以元子早建爲急務當明神宗朝臣之先臣錫爵職任宰輔時以儲位未定先後瀝疏或公籲或獨奏或颺言或密揭凡三十餘上率以回疑貳之心而息紛紜之論儲位既定內外晏如臣每循覽家乘捧先臣奏牘未嘗不歎先臣忠悃之獲伸而感悟之深切也但先臣未遇堯舜之主故不能以片言立決必待反覆陳奏而後得當今臣遭逢皇上聖明凡百

措施度越前代每見皇上於家國事宜雖至纖微無不計慮久遠處置明備況儲位之重乎臣知皇上聖鑒必已素定於中特有待而後發是以臣雖叨沐洪恩擢任機務五載於茲未嘗一言及之非以緘口避嫌實謂此事當出自乾斷無俟臣等之置喙也今天下喁喁引領待命已歷數年愚賤之心未能感知聖意臣每伏見皇太后春秋漸高含飴之愛燕翼之心懸望切至每歲恭遇皇上萬壽普天率土黃童白叟皆得匍匐來京呼嵩祝華而宮庭戲綵之下主器者未由申孺慕之誠臣心每爲惻然且以臣之庸愚叨荷國恩全家蒙福每佳辰令節父子祖孫團聚一室因以感頌皇上錫類之仁被於臣下者猶如此况我皇上身爲天下之主富有四海之大而於家庭父子之樂願不欲其萬全而無遺憾乎伏願皇上深念國本之重察德慧福澤之所鍾念困心衡慮之已久手頒詔諭早定儲位則宗社幸甚臣民幸甚臣漢人也於皇上家事未能深悉而望情向背察之已審皇上臣民之天也天意所屬人心自服人心即天心也臣賦性愚魯歷官五十年臣惟知有皇上耳凡聖子神孫臣皆未嘗一通姓氏臣

今日之言初非有所攀附以希後日之寵利但念國本重大實係千秋萬世之至計久安長治之鴻基且見一月以來雨澤偶愆上廬睿懷屢頒諭旨下詢政事闕失伏思聖政日隆聖德日懋反覆思維無可置議或惟此聖心默運之際自足以感召天和故敢瀝忱密奏以瀆聖聽臣衰老多病前歲蒙皇上天地之恩得以再生然衰憊之狀日甚一日向欲靜候皇上之裁定故遲之又久未敢妄陳今臣衰病日加倘朝露猝至有懷未吐則上負皇上知遇之隆下背先臣忠盡之訓其何以自立於天地爲此昧死上陳伏候聖鑒皇上倘俯賜採錄即見施行則如陽和一照羣翳自消真天下之福或聖意尙須深籌熟計大典舉行有待伏望皇上鑒臣愚忠曲賜保全萬勿宣露臣言以貽臣後日之隱禍則臣生生世世感高厚之恩於無窮矣臣不勝惶悚待罪之至臣謹奏臣姪孫監生臣王楷繕寫

王楷摺二

臣王楷謹奏本月十六日臣家人齎回欽賜御書匾額二幅臣曾祖王錫爵懋

勦貽範臣父王時敏篤行通才臣恭設香案謹率闔家子姓除臣子詹事臣王奕清現在熱河外臣姪休致檢討臣王遵宸臣姪孫編修臣王暮候補員外臣王瞻舉人臣王玃臣孫恩蔭生臣王懷等望闕叩頭祇領訖臣隨張掛堂上盡日瞻仰伏觀皇上筆力雄勁結法森嚴神采煥發乎毫端鋒穎直透於紙背皆由聖躬康泰故能以萬幾之暇豫發越於揮毫以乾健之精神流露於翰墨萬壽無疆於茲益信臣感激之下懼忤實深臣伏尋繹勦貽範字義不惟寵褒臣祖亦即所以教勗微臣蓋臣祖秉政之日正前代弛玩之時故凡事關宗社必連章累牘苦口直陳而遷延歲月且不能諒於當日紛呶之口雖積誠所孚久之終於格正而臣祖之心力良瘁矣今臣遭逢堯舜乾剛獨運凡細事且不遺乎睿慮大事自默定於宸衷總之皇上深籌密畫迥出於羣臣思議之先謀慮之表臣雖欲展區區一得之愚亦何足仰佐高深之萬一追念臣祖是臣處其易而臣祖處其難臣祖猶將盡瘁於叔季之世而臣曾無所補報於聖明之朝今日跪捧奎章感動之餘真不禁臣之怒焉負疚悚然思奮也至於臣父雖

起自任子未登科甲而行成名立爲鄉黨所宗茲蒙錫以篤行通才則臣父之品詣文采包舉無遺此尤臣數十年迴環五內惴惴不敢仰祈亦惟恐祈之而不能得之於皇上者而今一旦得之此真曠代之奇榮百世之盛事豈惟臣之祖父銜感於無窮實自臣之身以及臣之子姓世世所不能仰報者也臣衰邁之年深懼隕越而一月之中旣荷特賜御書詩扇對聯於前先世又蒙欽頒匾額於後聖恩稠疊於斯極矣惟有益竭踵頂之報犬馬之勞以仰答天高地厚於無旣耳謹繕摺恭謝天恩臣不勝感激踴躍之至臣謹奏

王綬摺三

臣王綬謹奏本月二十五日臣蔣廷錫家人齋到諭旨一道內稱七月二十日蔣廷錫勳廷儀王圖炳奉皇上面諭王綬謝賜伊祖父匾額奏摺復言及伊祖王錫爵上疏建儲一事若論萬曆朝王錫爵相業此匾亦不應賜朕猶及見萬曆年間內侍得悉當時情事萬曆以羣臣敦請乃立泰昌泰昌平日極不能盡孝道萬曆之終亦不甚明泰昌之立不過三月足見天之報施不爽王錫爵身

爲大臣不能爲國家擇賢而立而以此爲功可乎且萬曆之時四方構亂朝廷多事明代之衰實由於此王錫爵旣秉國鈞豪不能調理潛消而乃以建立泰昌一事博名後世將誰欺乎今王掞屢次陳奏皆以伊祖爲辭語言煩絮揆其意中必有所主且不思萬曆之時紀綱淪壞所立非人以致世運日替王掞何不願國家安泰長享昌運而乃以末季之事爲比喻耶爾等將朕旨詳悉寫錄傳諭王掞欽此臣跪誦之下戰兢愧汗無地自容罪當萬死蒙皇上不卽加重譴猶得奉旨詳悉傳諭破臣心之愚指臣言之謬是皇上之寬弘矜諒尙賜臣以覺悟愧悔之路也臣震驚之下感激更不欲生謹將臣奏摺煩絮之由并區區微忱愚悃一剖露於皇上之前惟皇上鑒之兩年來恭聆皇上諭旨備悉宵旰憂勞無一時一事可以少釋卽近日御賜臣等詩扇亦有求簡逸巡多恍惚遇煩留滯累精神之句臣因聖諭所及字字實情真境展轉圖維求所以稍紓皇上之憂勞者實無其道愚昧無識竊謂惟早定儲位庶幾可稍佐裁決之萬一又念宗社大計皇上必熟籌萬全非臣下可置未議而臣之愚誠旣萌一月

以來盤旋於中夢寐不置故因事觸發情見乎詞遂致語多煩絮今蒙皇上洞見臣心益不敢更自諱匿若謂臣意中必有所主臣漢人也於皇上家事不能悉知淵衷不能仰測臣不過就經義所見緘默非臣分所宜故思効其管窺至皇上用人行政纖悉細務且歸獨斷豈有如此大事臣敢意有所主况臣蒙皇上參養教誨小心守法素荷聖明洞察歷數五十餘年臣之祿位屢邀簡擢皇上所賜也臣之身家曲荷矜全皇上所保也臣之疾病頻賜醫藥皇上所生也而且澤被一門榮及數世今已年垂八十何反喪心病狂懷私挾詐有所偏倚此則臣萬萬不敢有是心也再臣爲臣祖王錫爵賜匾奏謝摺中語涉萬曆時事臣實自幸遭逢聖世逾於臣祖百倍而詞不達意自取罪戾又因十六日捧到御書臣正患肩背熱毒痛楚昏憤以致繕摺恭謝草率稱引臣罪奚辭若夫臣祖立朝之事臣僅習聞父兄一家之傳說至泰昌之立臣祖已去國多年而今乃誤有稱述今蒙皇上詳示萬曆泰昌兩朝情事臣如夢方覺悔已無及至於諭旨謂臣以末季爲比喻伏思今日之景運方隆實超出前古即三代以下

之治世與朝臣猶不敢引之以上媿唐虞臣即愚昧至極亦何敢以末季爲比
喻此又臣之萬萬不敢有是心也臣謹據實回奏如有一字虛飾豈惟皇上國
法寸縶所不容亦天地神明誅殛所不宥伏祈皇上速賜罷斥以爲冒昧之戒
臣不勝恐懼待罪之至臣謹奏

王撥摺四

臣王撥謹奏爲寶歷初周普天共慶謹瀝愚忱仰祈睿鑒事欽惟皇上功德邁
於百王福壽冠於千古今恭遇皇上御宇六十年海宇昇平人民和樂實由皇
上體神聖之資勤宵旰之治聖不自聖安益求安爲自古帝王之所未有此皆
有實事歷歷可徵臣非敢襲頌聖之舊文爲鋪叙之浮詞也皇上自御極以來
研究六經旁及諸史其於天人理數之微治忽得失之故無不博觀洞悉故事
至立斷皆出舉朝思慮之所不及聖學之弘深自古未有也內平三逆南收海
島西靖邊陲近更以澤旺阿喇布坦跳梁出師征討鴻謨偉略皆由宸斷大軍
捷書屢奏收復萬里之絕域武功之赫濯自古未有也出治行政則深有見於

尙書所云知人安民之難故於文臣則自縣令以上武官自千總以上皆經考
試選用而外省督撫提鎮藩臬等官時加諮詢恒令陛見凡使命往來於四方
之水旱必詳加垂詢以驗虛實年來更許內外大臣具摺密奏以廣見聞歷年
蠲免賑恤積至數千億萬之多皆不由督撫之奏請盜賊竊發初萌即行撲滅
不待中外之報聞懷用人謹天災恤民隱自古未有也八旗官兵俸餉之外設
官帑以代償其私負慮完官帑之難更蠲免以蘇其困乏遇天時之炎暑則軫
念疴瘵之囚聞藩服之歲饑則水運陸輸徧及於朝鮮蒙古恤軍旅重民命柔
遠人亦自古未有也蓋皇上身居九重之中而心思周乎四海之遠恩澤徧於
窮簷鄙屋之微在廷之臣子亦遂如草木安於大造之春生夏長而以爲固然
遠方之黎庶亦遂如赤子之待乳哺顧復於父母而相忘於何有此所以天佑
聖明曆服綿遠迄今六十載正如日方中而未有紀極也五十九年十月二十
六日廷臣公同具摺懇請六十年元旦舉行慶賀典禮於十二月十二日欽奉
諭旨因念正月初七日乃世祖章皇帝忌辰自初七至二月十一以前不受行

禮而且念西陲用兵官民勞苦陝屬歲歉地震正君與臣孜孜求治之時何慶賀之有廷臣再摺祈請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復奉諭旨請王大臣行禮猶屬細事所議並未見及其大者朕御宇六十年皆祖宗積德默佑之所致當親詣盛京朝謁三陵以大展祭典但今年老不能親往遣阿哥等恭代朕告祭俟上元節後朕躬詣孝陵大祭欽此臣等恭誦之下仰見皇上孝思無窮孺慕不已羣臣莫不震驚感動又皆以智識淺陋不能見及其大以仰副聖懷爲愧悚也今於二月十六日恭遇謁陵禮成皇上於承先之典可謂既明且備既隆且重矣而臣愚以爲皇上於殿後之計尙不能不仰煩睿慮也方今儲位尙虛海內願顒想望已非一歲五十七年臣同官馬齊松柱蕭永藻等會同廷臣合辭籲請伏思皇上之遲迴慎重皆凜於天命之不易聖心早有定見臣下無庸上瀆然臣以爲皇上即天也能繫我皇上之念者即能得上天之心能承我皇上之歡者即能承上天之眷今當寶曆六十年周而復始之景運眞數千年未見之昌期倫蒙斷自宸衷煥發德音布告中外擇吉册建元良而萬壽聖節恭請俯順

臣民之請御太和殿受羣臣朝賀會見慶溢宮庭神人交慶普天率土倍極歡呼聖壽無疆方億萬斯年青宮孝養亦億萬斯年矣臣受恩最深自念年近八十無可報國惟此耿耿赤誠亦深懼屢瀆天聽若畏惠而有懷不吐即爲不忠事體重大理宜具疏昌言又思斯舉不可不出於聖心獨斷非臣下所得與聞故仍瀝誠具摺密奏伏乞鑒臣之心矜臣之愚早定睿裁臣不勝激切恐懼之至謹奏

陳嘉猷等摺

巡視西城山西道試監察御史臣陳嘉猷等謹奏爲聖主之焦勞宥節東宮之典禮宜行仰祈睿裁獨斷事臣等仰見我皇上綜理萬幾久而益懋憂勤惕厲之懷無時不以四時蒼生爲念固已開萬年有道之長而綿百世無疆之曆雖唐虞三代受命之隆未有若斯之宏遠者也願皇上持盈保泰爲天下而憂當有與皇上分其憂者皇上宵衣旰食爲天下而勞當有與皇上分其勞者憂勞萃于一人之心而宮闈侍養之典闕焉未備此臣等所以中夜徬徨而不能已

也在聖躬精明強固萬壽無疆似可從容徐舉然而青宮諭教之典一日不可緩也間寢視膳之儀一日不可闕也伏乞皇上斷自聖衷舉行東宮典禮上以承祖宗社稷之隆下以貽子孫萬世之業從此天顏益加和暢福壽康寧與天地同其悠久矣臣等章茅新進遭逢聖主一時拔居言路緣事關國家根本之計不敏緘默謹遵名合詞冒昧上陳伏乞皇上睿鑒施行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巡視西城山西道試監察御史臣陳嘉猷

巡視南城陝西道試監察御史臣王允晉

巡視東城福建道試監察御史臣柴謙

協理江南道事雲南道試監察御史臣程鏞

巡視北城廣東道試監察御史臣秦天賜

協理山西道事陝西道試監察御史臣吳鏞

協理山東道事江南道試監察御史臣邵璠

協理陝西道事山東道試監察御史臣范允鎬

陶彛等摺

掌河南道事監察御史臣陶彛等謹題爲寶曆初過萬年伊始恭請早定儲位以光大興事欽惟我皇上深仁厚澤浹於人心祿位名壽得天獨厚茲逢六十年景運方新普天率土歡欣鼓舞雖田夫野老皆思扶杖來京仰瞻盛舉而建儲一事尤爲鉅典伏乞皇上獨斷宸衷早定儲位朝野內外嵩呼華祝請皇上舉萬年之觴則和氣充於宇宙而盛典不屬虛文億萬斯年永祝聖曆於無疆矣臣等非不知建儲大事皇上聖明必有定見非小臣所宜輕言但臣等忠愛愚誠不能自己謹具疏合詞籲請伏祈皇上睿鑒施行爲此謹題請旨康熙六十年三月十三日

掌河南道事監察御史臣陶彛

稽察錢局監察御史臣任 珩

掌浙江道事監察御史臣范長發

掌山東道事監察御史臣鄒圖雲

掌陝西道事監察御史臣陳嘉猷

協理河南道事監察御史臣王允晉

協理山西道事監察御史臣范允鏞

協理陝西道事監察御史臣高怡

巡視中城監察御史臣趙成穠

巡視西城監察御史臣李允符

巡視南城監察御史臣孫紹曾

協理山東道事監察御史臣高玠

論禮部朕閱歷代禪師語錄擇其闡揚宗風圓通廓徹實能提撕後學弘濟無
 盡者將肇法師等十三人既分編卷帙刊刻流通又加封賜祭以昭崇獎之典
 矣夫宿德開士代有其人果其親到真實究竟之地一言一字垂於後世皆足
 拯拔迷塗續紹慧命復將從上名僧細加評量如寶誌等二十人實皆爲出類
 拔萃之善知識寶誌著封一際真密禪師馬祖一著封普照大寂禪師南嶽思
 著封圓慧妙勝禪師石頭遷著封智海無際禪師南陽忠著封真實大證禪師
 長沙岑著封洞妙朗淨禪師清涼觀著封妙正真乘禪師黃檗運著封正覺斷
 際禪師臨濟元著封真常慧照禪師投子同著封智照慈濟禪師洞山价著封
 淨覺悟本禪師曹山寂著封寶藏元燈禪師元沙備著封超圓真鑑宗一禪師
 天台詔著封妙慈圓徹禪師藥山儼著封達宗弘道禪師羅漢琛著封本覺應
 真禪師法眼益著封妙光法眼智藏禪師天衣懷著封圓湛振宗禪師蓮池祿
 著封淨妙真修禪師並著該地方官致祭一次其雲門偃舊封慈雲匡真弘明

禪師字數已多無庸加封仍著該地方官致祭一次光必發有實必彰因地果
生自雖真證實修之士寧期外護之崇顯而初發心參學者知果能自利利他
則千百年後猶膺帝王之崇隆庶幾益加信重勸勉因而禪宗正法得真僧以
宣傳乃除之所期望焉特諭

七

上諭遺音黃梅告曹溪云諸佛出世爲一大事隨機大小而引導之遂有十地
三乘頓漸等旨夫所謂隨機引導者必其人真參實悟法緣已至不先不後如
洪爐之融雪如是方便接引仍只自性自度匪假導師纖毫之力不移自己絲
髮之步而眉毛拖地之深恩枯木吟龍之境界自有兩不可誣者若其勉強告
語則金鐵誤用刮目多傷未得本明先成狂瞽矣三關妙旨累進而上言思俱
絕歷來古德宗匠多止提唱初步至於重關不過密隱於語句之中令至者自
會未嘗輕以一字一句繫綴學人累他墮入情推識解也即觀向來宗師透重
關者亦不多見近年以來幾至埋沒不續矣朕因加意提撕而諸人感朕開示

之恩勢力精進於是因真參而得實悟透重關者頗有其人此實從來罕遇者固然可爲慶快但爾諸人自知自利利他如月印月則從此爲人提持途中須當善爲偷自圖直截不顧他人迷誤將就徇情如經云唯知多與兒酥喫消與不消總不知者其障人正知正見起人顛倒狂亂則且置而以虛傳虛如今日宗徒之初步假相爲害奚可勝言古德提唱初步語句不知何時被始作俑者入地獄種子道破所以蓮池大士有云今人心未妙悟而資性聰利辭辨捷給者窺語錄中問答機緣便能摸倣信口亂發諸無識者莫能校勘同聲讚揚彼人久假不歸亦自謂真得似此妄談般若罪在不原斯語切中妄參妄付痼疾况乃重關一著豈可耳受口傳令人墮有著空迷封滯殼逃坑落塹認影迷頭徒添種種邪見古德云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又云父母所生口終不爲人說又云我若與汝說破汝向後罵我在蓋爲此步說也此乃拈花正宗皆古佛大慈大悲爲此實語如語真是後學之模範透重關者若不念毒藥醍醐本同一味或圖捷近得人或溺愛門徒或逢迎士大夫信口說破不將真參實悟期

望後學而乃牽引初參放出無明橫生知解羣起狂華輕慢大乘不特自誤誤人必墮地獄此乃有意斷絕慧命之重罪非尋常小過之可比朕實深懼爲此淳淳訓誡已詳細申明利害爾諸人切宜誌之倘不知尊重泥犁之罪乃汝自取與朕無涉若實得汝等眞參實悟之人又不可吝法而不授也特諭雍正十

三年三月朔日諭

戴鐸口供

左錄戴鐸口供二通原簽書「年羹堯案內」字樣考戴鐸於雍正元年發與年羹堯効力至三年復命戴鐸來京約在四五月間供中所稱十三王爺者怡親王允祥也

戴鐸口供一

十三王爺同大人問奴才說他僭妄無禮驕縱自恃錢糧不楚舉効自由之處有何實據奴才回他行文與督撫大人封皮上俱直書名字用硃筆打直已經僭妄即如將軍傅寧安乃滿洲中之好大人又加大學士將相一體而封皮上公然直書名字此即其僭妄無禮之處也他在西安同城大人俱不許打鑼放砲奴才進見俱令在地下坐奴才年近四旬除了我主子跟前從未在地下坐他公然在炕上坐以奴隸待人不但奴才壞了的布政司即現任一切屬官俱是如此此即其驕縱自恃也至於各項錢糧聞得不清楚之處甚多奴才因非現任又未經手辦事其細數不知即如趙之垣張連登等効力的銀子不下數

十萬都使用在何處其中俱大有侵蝕若我主子令奴才將川陝蘭州三處各項錢糧前後詳細通查約可得二三百萬其侵欺底裏盡露矣至於舉劾自由前已蒙主子洞鑒三省官民俱服頌主子聖明亦無庸奴才再贅也

問你在陝西與他在一處多少時

回奴才於元年八月二十九到西安於九月中年羹堯卽往軍前去了年羹堯於雍正二年六月回西安奴才七月初頭卽接着主子問奴才的旨意奴才就回了奴才哥哥的書字覆旨來了書字稿奴才會拿與他看過

問你回了書字之後他九月中進京這兩個月內你向着他說過什麼他向着你說過什麼

回他的屬官都是每日兩三次早晚刻刻去見奴才是効力的人不過隔十來日上一上衙門奴才又沒辦的什麼事也不願意常去見他奴才也讀過書也喜歡學學畫奴才初到陝西曾送過他些文章詩畫後到八月中曾送過他一本照心錄是奴才閒住在寓將古人的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家常俗事集

成寫一部書內中俱係古人的格言成語集成寫了一部書名曰照心錄書前面作了一篇序序中間有人生在世所共仰望者天與日天豈雲之所能掩耶日豈霧之所能障耶幾句年羹堯曾說奴才主子賜我的匾乃青天白日你爲何這序上用天日的話呢奴才回主子賜的匾青天白日乃係教公爺高懸在上時時如仰對青天白日非以公爺爲天日也他這一次見奴才甚惱平素見過兩次他教奴才看看字畫奴才雖不認得什麼東西也不會奉承瞎贊後來聞得司道們說他說奴才夸還這們大樣奴才雖聽見人說憑他罷了及他臨進京時奴才去見他再三求他說我的主子在京裏我的母親在京裏求公爺帶我往京裏走走他執意不肯奴才係奉旨交與他的人奴才也沒奈何後他從京裏回去是十二月初九到西安奴才在路上接奴才的母親是十三回到西安奴才十五上衙門見他奴才原問他主子身子可好臉面比先怎麼樣他說主子比先胖了奴才又問不知可會題起奴才沒有奴才幾時可以得回京呢他說主子意思還甚惱你未必用你了奴才原哭了說主子用不用憑主子

的恩典主子還甚惱我我如何當得起求公爺便中將我的苦情上達他說你的母親來了你且侍奉你母親去罷奴才因母親路上着些寒十九日差家人又告了假不上衙門去了

問年羹堯從前說你好後又說你不好後來又說你好這是什麼緣故

回求主子問年羹堯本人他爲什麼從前說奴才好又說奴才不好後來又說奴才好他說的話奴才如何知道奴才只知道他先前說奴才好念奴才做官做苦了他說河東鹽院我可以保舉你你的摺子壞了官沒處繳我替你繳了罷所以奴才見他不記奴才說他之私怨而爲主子惜人奴才先甚服他有良心後來說奴才好不好之處奴才不知道

又問朝中他相好的是誰

回主子待他好的時候想來誰不相與他聞得旗下人中高其佩盧詢等俱是他提拔的人

又問盧詢如何

回聞得直詢人狂妄操守還好

又問高其佩人如何

回高其佩甚平常不過畫兒字兒好做官操守不好性氣不好

又問巡撫石文焯如何

回石文焯人老成歷練

又問范時捷人如何

回范時捷人安靜老成

又問胡期恒如何

回胡期恒有些才情也識幾個字人可是個小人

又問糧道張适如何

回人還直爽

又問他可奉承年羹堯麼

回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他做他的屬官豈有不敬上司之理

又問巡撫王景灝如何

回王景灝漢仗好聞得文墨不通做得武大人難作巡撫

又問武官中誰與他相好

回他做王子的大將軍屬下的武官誰不敬上司連岳鍾琪四川人傳聞都說是年羹堯的乾兒子呢武官中誰與他好奴才不知道即如守道桑成鼎人人都說是年羹堯家裏人奴才從前在主子前亦曾說過尙受過主子數落想來主子也還記得他

陝西文官屬員中最待的好的是誰

回文官他屬員中最待的好的是先前布政司胡期恒先前做知府的金啟勳

戴鐸口供二

十三王爺同大人所問之話甚多奴才戴鐸之所回亦甚長令奴才將到陝西以後情節並將四川任上總督年羹堯奏奴才眼裏沒有主子到陝西又奏奴才眼裏沒有主子在陝西將近三年奴才戴鐸有無說主子的話爲何奴才先

說他不好又說他好如今又說他不好爲何他先說奴才好後又說奴才不好復又說奴才好是何緣故大概寫一單來等語奴才自湯山叩送蒙主子天恩教誨至今四五年來刻刻以心自勉雖不敢謂希賢二字而天地神明可鑒各處官民可訪在任時幾十萬錢糧不清奴才始終不避嫌怨爲主子出力及聞主子龍飛九五奴才會向巡撫蔡珽說恐怕西邊十四爺與總督年羹堯等有專奴才等當以死自誓倒借給兵丁錢糧糞用其力此奴才之愚衷也天下豈有作好官想替主子出力之人而敢眼裏沒有主子之理主子聖明靜思至奴才到陝西以後鎖門至今兢兢自惕前年羹堯令同司道行走後告假不去行走亦無非小心自守豈有小心自守之人而敢眼裏沒有主子之理主子聖明靜思況我的主子是何等主子奴才雖不堪自幼蒙主子恩養訓勵奴才豈不略知主子本事甚大心腸甚好二語奴才會向彼說過現有年羹堯可問但奴才從前說他不好並非與他有仇爲的是我的主子後又說他好因仰讀主子的旨意是誇他羞奴才奴才也巴不得普天下人替我主子出力故一時匆忙

回書與奴才哥哥戴錦回奏今又說他不好者奴才先前原未與他久處及他西寧回來奴才回書之後奴才細看其行事實不如從前主子所說兼之僭妄無禮驕縱自恃錢糧不楚舉劾自由種種實跡昨已口回況又威權太重奴才實不敢藉權勢以立功名故屢次求他轉懇主子天恩不拘院子裏人的差使賞奴才一碗飯吃並不求他保舉作大人此奴才之愚衷也至他說奴才好又說奴才不好又說奴才好之處主子聖明求主子問年羹堯本人至他自恃已能小視奴才等藩邸舊人不止一語昨已口回主子聖明奴才撫心自問人係遵主子聖誨有志作好官之人心係遵主子聖誨始終爲主子之心今被其所愚欲置奴才於死主子不聽年羹堯之言則奴才此身係主子再生之身奴才年近四旬未必活至六十願竭十餘年之殘軀一任主子差使仰仗天恩與奴才祖宗父母增光奴才稍有二心到陝後告假往川早被其曉走矣在陝閒住年羹堯並無防範亦早被其曉走矣欣逢萬方一家飛亦難飛隱而有樂境可享何處能容隱而受苦又不如本鄉之受苦矣奴才雖愚懇主子之恩不敢同

巴海也倫主子始終聽其言求主子念奴才自幼向上一場賜奴才七八日之間從容自絕以表奴才微心奴才雖不才畏主子之法不敢同沈竹也惟求奴才表心之後主子憐憫奴才之老母老兄則聖恩感激於不朽矣天恩出自主子祈王爺大人轉奏

劉戔刷賣「聖諱實錄」案 軍機處存檔

河南巡撫鄭大進摺 乾隆四十三年

河南巡撫臣鄭大進跪奏爲查獲不法書本恭摺奏聞事竊臣在祥符縣之八堡二次接據祥符縣知縣楊暨稟稱本年十月二十日訪得縣民劉戔棧精舖內刷賣聖諱實錄一書俱有干犯隨即親赴劉戔家起獲板片四塊並刷成書七本書內刊有廟諱御名各依本字正體寫刻殊屬不法訊據劉戔供稱此板係伊祖劉振得自李伯行當將李伯行拿獲訊究據稱此板係向己故之馬均璧買得隨將馬均璧家屬一併拿獲並即赴各犯家逐細搜查別無違禁不法書物除確究書板來歷另報外合將起獲書本板片呈送查核等情臣查送到書內所刊廟諱御名凡上一字應書某字下一字應與書某字查與科場條例所刊約略相同其所稱字異音同之字亦當避而不用乃爲實心尊崇則係該犯等自行增刻但該犯等刊刷此書既欲使人知諱避乃敢將應避字樣各依本字正體寫刻實屬不法查書內有得世宗憲皇帝之旨於江右藩幕因集本

朝世代聖諱實錄欲付剗劂俾天下皆知尊崇之語似此書實起於江右而著書姓名及刊刻年月並未開載細閱後面空白數行並板內剗挖形迹顯有明知犯法故行剗除情事必須徹底清查嚴究緣臣在工所當飭藩臬兩司督同該府縣嚴查確究去後茲據布政使榮柱按察使鄭源璫稟稱遵即督同開封府知府王啟緒等提集刷書之劉戔買板之李伯行及馬均璧之妻孔氏並伊子馬貴隔別研訊據李伯行供稱向遇鄉場及學院考試爲人送信報喜乾隆二十年三四月間有同爲考試報喜之馬均璧將書板四塊並書簽一條向當錢六百元言科場內應避字樣都在書內應考生童都要買看每本可賣錢一二十文當即如數給錢將書板交劉戔之祖劉振刷釘成本每遇鄉試及歲科考將書發賣不記數目二十六年馬均璧病故未將板片贖回二十八年該犯因兩目失明又積欠劉振工錢五百文即將書板抵給彼時因見應考生童俱肯出錢買看實不知係犯法之事其板片內剗劂字跡當馬均璧當給之時即已剗去實不知剗挖情由又訊據馬孔氏供稱故夫馬均璧與李伯行同當脚

子常替人送信不記年分伊夫在外曾買回書板一副刷書出賣後因需錢急用將板當給李伯行屬實其買自何人實不知情伊子馬貴自幼送交郭姓鞋鋪習學成後即在鋪幫工在家日少亦不知伊父買板賣書情事各等語嚴詰不移質之劉錢馬貴供各相符查馬均璧李伯行均係走腳爲生不通文義此書援引經傳語句似非該犯等所能編輯今書內既有江右藩幕字樣應請移咨江西省查拿作書之人務獲一併究擬定案等情臣查李伯行等不能將此書板片來歷切實供明所供似有不實不盡且此書即非該犯等所作而流傳刷賣不即首繳亦有應得之罪惟查書內有得旨於江右藩幕因集本朝聖諱欲付割劖等語則作書者確有年分地址可查不容稍有縱漏除密咨江西撫臣查明雍正年間係何藩司任內奉到書內所引之諭旨該司所延幕友何人報查確實務得造書正犯嚴拿務獲一併重究仍俟大工竣後臣即督同兩司將李伯行等覆加嚴究從重定擬具奏並將起獲書板繳送銷燬外所有查獲不法書本現在咨查辦理緣由合先恭摺奏聞並將起獲原書恭呈御覽伏乞

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硃批「已有旨了欽此」

江西巡撫郝碩奏摺 乾隆四十三年

江西巡撫臣郝碩謹奏爲遵旨覆奏事竊照臣於本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承准字寄內開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奉上諭鄭大進奏據祥符縣知縣楊暨訪獲縣民劉棧棣楷鋪內刷賣聖諱實錄一書刊有廟諱御名各依本字正體寫刻殊屬不法等因欽此寄信前來臣查此案先於本月二十四日准河南撫臣鄭大進抄錄奏稿同原書刻本咨查到臣臣隨率同署藩司德文署臬司李封詳加查核書內開載世宗憲皇帝在位十三年並敬列御名則此項書板並非雍正年間所刻但查所引之諭旨係雍正三四等年三次頒發書內一並刊列必係雍正四年奉到第三次諭旨之時將前二次一並抄錄但現有得旨於江右藩幕因集本朝世代聖諱實錄欲付剞劂之語自是其年作幕之人著述過後刊刻是書即或抄給他人刊刻而彼時作幕之人必係知情自應追

溯奉到第三次諭旨之時查明藩幕何人徹底根究則著書之犯無從漏網臣
查核舊卷雍正四年江西藩司係丁士一其幕友何人並無檔案可稽當傳該
司衙門雍正年間年老書吏繆光祿等訊據供稱丁藩司任內幕友記得一人
吳姓係江南聲口不知名字籍貫亦不知有無刊刻書籍等語嚴加究詰據稱
相隔五十餘年實在不能記憶似無遁飾臣查丁士一係山東日照縣人其所
延幕友吳姓是何名字籍貫此外尙有幕友何人其子孫家人自能稔悉必須
咨查山東方可得其蹤跡臣又恐河南起獲之書板刻於江右復將向在司署
承刊憲書條例之刻工並外間刻字工匠傳到查訊僉稱並未刻過此書又委
員密赴省城各書坊遍加查訪亦無此項書本惟查河南咨到原書尾頁時字
之下留有空白數行經鄭大進奏稱查明書板現有剗削形跡明係著書之人
自知犯法剗去年月姓名然當其未經剗削之前印出書本豈無流傳在外一
經查獲即可水落石出正在分飭各府州縣查訪間接奉皇上諭旨令臣嚴查
臣思此等悖逆不法之書逐當究出著書姓名拘獲治罪斷不容稍有疎縱除

飛咨山東撫臣查傳前藩司丁士一之子孫家人訊問幕友吳姓名籍貫務得實在下落並咨各省督撫一體訪查未經剷削之原書互相關會查辦臣仍率同接署藩司瑞齡等再爲設法查訪一面通飭各屬實力蒐求俟有確據另行奏聞外所有臣先經准咨查辦及現在遵旨再爲確查緣由理合繕摺由驛馳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

硃批「覽欽此」

山西巡撫覺羅巴延三摺 乾隆四十三年

山西巡撫臣覺羅巴延三跪奏爲欽奉上諭事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接到大學士公阿桂大學士于敏中字寄本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奉上諭鄭大進奏錄詳符縣知縣楊暨訪獲縣民劉讓機備鋪內刷賣聖諱實祿一書刊有廟諱御名各依本字正體寫刻殊屬不法著傳諭各督撫實力確查解京銷燬等因欽此遵旨寄信前來臣伏思豫省闕年既久各省自必均有留存務宜搜查淨盡臣遵卽行令藩司通飭各州縣並教職等官實力細查通行搜訪如有

此書悉行敬謹呈繳彙齊解京斷不敢視同具文致有疎漏理合先行恭摺覆
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硃批「覽欽此」

直隸總督周元理摺 乾隆四十三年

直隸總督臣周元理謹奏爲欽奉上諭事本年十二月初二日承准大學士公
阿大學士于字寄內開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奉上諭鄭大進奏據
詳符縣知縣楊暨訪獲縣民劉戔稜槽舖內刷賣聖諱實錄一書刊有廟諱御
名各依本字正體寫刻殊屬不法云云欽此欽遵到臣伏查文字敬避廟諱御
名久已申明禁例今豫省訪獲刷賣之書乃敢各依本字正體寫刻不法已極
其書既由江右及於河南難保其不流傳別省查直隸大名磁州一帶均與豫
省接界恐有書肆販賣及携帶來直者均應一體確查臣奉到諭旨遵即通飭
所屬地方官令同查書之教職等官遍行查訪如有聖諱實錄一書悉令繳到
並查明各處坊肆或有販賣及翻刻板片一併盡行繳出解京銷燬並查得此

書即可知其來歷臣凜遵飭屬加意訪查斷不敢稍有草率疎漏致干咎戾所
有違旨飭查緣由理合先行恭摺覆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三年十
二月初八日

硃批「覽欽此」

福建巡撫黃檢摺 乾隆四十四年

福建巡撫臣黃檢謹奏爲遵旨查辦奏覆事竊臣於乾隆四十四年正月初七
日承准大學士公阿桂大學士于敏中字寄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奉上諭鄭大進奏據祥符縣知縣楊暨訪獲縣民劉戔棧楷舖內刷賣聖諱實
錄一書刊有廟諱御名各依本字正體寫刻殊屬不法訊據劉戔及買板之李
伯行等僅供稱乾隆二十年間馬均壁將書板四塊書簽一條向劉戔之祖劉
振堂錢六百元後因馬均壁病故積欠工銀即將書板抵給其買自何人實不
知情惟閱書內有得於江右藩幕之語似其書即起於江右而著書姓名及刊
刻月日並未開載已密咨江西撫臣查究等語此書雖以欲使人知所避諱爲

名乃敢將廟諱及朕御名各依本字全體寫刊不法已極實與王錫侯字貫無異自當跟究刊著之人按律治罪雖李伯行等訊係走脚爲生不通文義即刷賣之劉巽亦不知此書來歷但書內載有雍正年得於江右藩幕之語自無難查考而知著傳諭郝碩即速查明彼時江西藩司係屬何人如何得有諭旨並所延幕友何人此書確係何人著述刊刻逐一詳晰訪查確實據實具奏毋得稍存延緩諱飾將此由五百里發往鄭大進原摺一并抄寄閱看仍著郝碩查明由驛覆奏並諭鄭大進知之至此書恐有流傳各省者並着傳諭各督撫實力確查解京銷燬不得僅以具文塞責將此遇各督撫奏事之便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到臣臣伏查實錄一書昧敬避之大義實覆載所不容凡有人心咸知切齒臣欽奉諭旨即飛飭藩臬兩司督飭派查違礙書籍各委員會同各地方官切實確查遍行剴切曉諭無論窮鄉僻壤咸知收藏即干罪戾務與應燬各書一體實力查繳如一有查出即解京銷燬並飭令各道府督率各屬悉心訪查認真妥辦臣仍隨時嚴行督查務期搜剔無遺斷不敢以具文塞責致

有疎漏所有違旨查辦緣由臣謹恭摺覆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

閩浙總督楊景素摺 乾隆四十四年

閩浙總督臣楊景素跪奏爲遵旨查辦奏覆事乾隆四十四年正月初七日奉
准大學士公阿桂大學士于敏中字寄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奉上
諭鄭大進奏據祥符縣知縣楊暨訪獲縣民劉戔稜梢舖內云云欽此遵旨寄
信到臣伏查前項書籍既經刻板刷賣難保不致流傳各省且係愚昧無識之
徒意在欲知避諱或有買存亦未可定臣接奉諭旨當即飛札兩省司道嚴切
通飭各屬先在城鎮書肆內遍行確查一面傳諭各學教官暨原委查書之各
該委員協同地方官一體隨地留心體詢實力查訪遇有前項書籍立即收取
呈繳解京銷燬斷不敢僅以具文塞責致有遺匿自干重咎所有臣奉到諭旨
欽遵查辦緣由相應恭摺奏覆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

二日

殊批「覽欽此」

雲貴總督李侍堯雲南巡撫裴宗錫會奏摺 乾隆四十四年

大學士伯管雲貴總督臣李侍堯雲南巡撫臣裴宗錫謹奏爲遵旨查辦覆奏
事竊臣等接准大學士公阿桂大學士于敏中字寄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二
十一日奉上諭鄭大進奏據祥符縣知縣楊暨訪獲縣民劉戔棧梢舖內刷賣
聖諱實錄一書刊有廟諱御名各依本字正體寫刻殊屬不法訊據劉戔及買
板之李伯行等僅供乾隆二十年間馬均璧將書板四塊書簽一條向劉戔之
祖劉振當錢六百元後因馬均璧病故積欠工銀即將書板抵給其買自何人
實不知情惟閱書內有得於江右藩幕之語似其書即起於江右而著書姓名
及刊刻月日並未開載已密咨江西撫臣查究等語此書雖以欲使人知所避
諱爲名乃敢將廟諱及朕御名各以本字全體寫刊不法已極實與王錫侯字
貫無異自當跟究刊著之人按律治罪雖李伯行等訊係走脚爲生不通文義
即刷賣之劉戔亦不知此書來歷但書內載有雍正年間得於江右藩幕之語

自無難查考而知著傳諭郝碩即速查明彼時江西藩司係屬何人如何得有
諭旨並所延幕友何人此書確係何人著述刊刻逐一詳晰訪查確實據實具
奏毋得稍存延緩諱飾將此由五百里發往鄭大進原摺一併抄寄閱看仍着
郝碩查明由驛覆奏並諭鄭大進知之至此書恐有流傳各省者並著傳諭各
督撫實力確查解京銷燬不得僅以具文塞責將此遇各督撫奏事之便諭令
知之欽此臣等伏查滇省節次查繳違礙書籍內雖未見有聖諱實錄一書但
此書既敢將廟諱御名各以本字全體寫刊其爲不法至此已極誠如聖諭實
與王錫侯字貫無異況此書又即起於江右保無滇省之人或在作宦或在彼
貿易見而携歸傳布地方官查察未周致有隱匿遺漏情事臣等現在飭令司
道嚴行府廳州縣並教職等官於所屬境內實力確查如有此書務速盡數繳
出解京銷燬毋許片紙隻字存留俾絕根株斷不敢僅以具文塞責自干咎戾
所有臣等遵旨查辦緣由謹合詞恭摺覆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四

年三月二十七日

硃批「覽欽此」

貴州巡撫覺羅圖思德摺 乾隆四十四年

貴州巡撫臣覺羅圖思德跪進爲遵旨查辦先行奏覆事竊臣承准大學士公阿桂大學士于敏中字寄欽奉上諭鄭大進奏據祥符縣知縣楊暨訪獲縣民劉巖棧襦舖內刷賣聖諱實錄一書刊有廟諱御名此書雖以欲使人知所避諱爲名乃敢將廟諱及朕御名各依本字全體寫刊不法已極實與王錫侯字貫無異自當根究刊著之人按律治罪恐有流傳各省者並著傳諭各督撫實力確查解京銷燬不得僅以具文塞責將此遇各督撫奏事之便諭令知之欽此欽遵寄信到臣伏查黔省節次查繳各種違礙書籍內並無聖諱實錄一書但此書雖欲使人知所避諱乃敢將廟諱御名各依本字全體刊寫殊屬悖逆不法已極自未便任其存留查黔省固處偏隅素罕坊肆翻刻諸書惟是此書始自江右其間宦遊商賈往來攜帶難保必無臣遵即嚴飭札司道轉飭府廳州縣並移會學臣督率教職等上緊搜查一面剴切出示曉諭務使盡數查繳

解京銷燬如有視爲具文稍不實力訪查偷別經發覺定將該地方官嚴參治罪斷不敢以空言塞責自蹈譴尤所有臣遵旨查辦緣由理合先行恭摺奏覆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硃批「覽欽此」

河南巡撫陳輝祖摺 乾隆四十四年

河南巡撫臣陳輝祖跪奏爲審擬具奏事案准前撫臣鄭大進移交祥符縣民李伯行劉錢等刷賣聖諱實錄一書訊出李伯行板片買自己故馬均璧不知編刻來歷因書內有得旨於江右藩幕欲付劄副等語奏奉諭旨傳諭郝碩查明彼時江西藩司何人如何得有諭旨並幕友何人此書著述刊刻逐一詳細訪查確實具奏欽此欽遵當經前撫臣密咨江西撫臣訪拿作書正犯一面飭將李伯行等復訊又據究出見買板片及携賣之胡喜智李均愛等一併獲究詳解前來撫臣鄭大進先因堵築河堤嗣即調任湖北未及審辦移交到臣茲臣率同布政使榮柱按察使鄭源璫提犯隔別研訊緣李伯行與素識故民馬

均璧即馬三俱以報喜爲生馬均璧前因外貿買得聖諱實錄板片四塊面簽木條一塊刷售於乾隆二十年三四月間與同院居住之胡喜智偕李伯行赴店沽飲言及即有敬避聖諱御名刊板係科場應用之書欲行押當李伯行圖利當給錢六百元取回即托劉戔之祖劉振刷釘每本紙工錢五文賣時覆價三四十文其人名錢數俱因年遠失記李伯行幼盲左目迨後右目並瞽不能報喜遂將板片給與劉振抵還舊欠錢五百文劉振因子故孫幼家有本業營生未經刷賣三十八年病故其孫劉戔於乾隆四十三年五月底尋出板片時值府試憶及李伯行曾言係考場需用遂刷印五十本陸續携賣每本三十餘文共共售去三十七本剩存十三本託胡喜智代售胡喜智給錢一百文取去五本將二本賣錢一百二十文又劉戔素好之李均愛取去一本旋經該縣訪拿起獲板片書本詳報具奏先後究出情由經臣督同研訊據各供認前情不諱第查此項書板劉戔則稱得自雙瞽之李伯行而李伯行又諉於已故之馬均璧且查所起鐫板於正文後空留五行始刻皆字下復刷去數行另有挖透

指大一條必有悖逆語句及刻書人姓名或即係獲究各犯內潛行剗削恐有串通狡飾情弊復加嚴訊據李伯行堅稱馬均璧買得時即是如此實不知編刻剗削根由從前意見糊塗只想尊崇君上之書人人皆當購備如今悔懼無及若知見有人何肯代爲認罪且與馬均璧報喜爲生不通文義並未到過江西當板時胡喜智目擊其事現今供質相符即馬均璧之妻孔氏亦稱伊夫不記何年何處買板刷賣後始當給李伯行等語反覆窮詰矢口不移似無遁飾臣伏查書內敢將聖諱御名各依本字寫刻實堪髮指誠如聖諭與王錫候字貫無異現在江西查拏首犯一經就獲應即照律凌遲處死今李伯行劉巽雖鄉愚無知但各將書板先後存留圖利刷賣匿不首繳核其情罪實與知情隱藏大逆無異除馬均璧身故不議外李伯行劉巽二犯均合依大逆案內知情隱藏者斬律應擬斬立決以昭爛戒李伯行雖係雙瞽疾所犯情罪重大毋庸照例奏請胡喜智轉賣亦屬不合應照違制律杖一百再加枷號兩個月滿日折責四十板李均愛訊只所取一本並非出售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折責

三十板馬均璧之妻孔氏婦女無知其子馬貴幼習手藝外出不知板片刷印來歷情事均請免議李伯行劉戔賣書錢文不能記憶請免着追劉戔所得胡喜智與胡喜智轉賣錢文照追入官原書著述刊刻情由應聽江西撫臣遵旨查辦此外因售賣已久流傳必多臣並通咨各省一體查繳銷燬以絕根株除備錄供摺同起獲板片書本咨部外所有審擬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並同原書一本進呈御覽伏祈皇上睿鑒勅下法司核覆施行謹奏乾隆四十四年四月十六日

硃批「三法司核擬具奏欽此」

刑部等衙門摺 乾隆四十四年

刑部等衙門謹奏爲遵旨核擬具奏事准行在軍機處交出河南巡撫陳奏李伯行等存留聖諱實錄審擬治罪一摺乾隆四十四年四月十六日奉硃批「三法司核擬具奏欽此」欽遵於十八日抄出到部該臣等會看得據河南巡撫陳奏稱案准前撫臣鄭大進移交祥符縣民李伯行劉戔等刷賣聖諱實錄一書

訊出李伯行板片買自己故馬均璧不知編刻來歷書內有得旨於江西藩幕
欲付劄圖等語奏奉諭旨傳諭郝碩查明彼時江西藩司何人如何得有諭旨
並幕友何人此書著述刊刻逐一詳細訪查確實具奏欽此欽遵當經前撫臣
密咨江西撫臣訪拏作書正犯一面飭將李伯行等復訊又據究出見買板片
及携賣之胡喜智李均愛等一併獲究詳解前來撫臣鄭大進先因堵築河堤
嗣即調任湖北未及審辦移交到臣茲臣率同布政司榮柱按察使鄭源壽提
犯隔別研訊緣李伯行與素識故民馬均璧即馬三俱以報喜爲生馬均璧前
因外貿買得聖諱實錄板片四塊面簽木條一塊刷售於乾隆二十年三四月
間與同院居住之胡喜智偕李伯行赴店沽飲言及有敬避聖諱御名刊板係
科場應用之書欲行押當李伯行圖利當給錢六百文取回即托劉戡之祖劉
振刷釘每本紙工錢五文賣時獲價三四十文其人名錢數俱因年遠失記李
伯行幼育左目迨後右目並瞽不能報喜遂將板片給與劉振抵還舊欠錢五
百文劉振因子故孫幼家有本業營生未經刷賣三十八年病故其孫劉戡於

乾隆四十三年五月底尋出板片時值府試憶及李伯行曾言係考場需用遂刷印五十本陸續携賣每本三十餘文共售去三十七本剩存十三本託胡喜智代售胡喜智給錢一百文取去五本將三本賣錢一百二十文又劉戔素好之李均愛取去一本旋經該縣訪拿獲板片書本詳報具奏先後究出情由經臣督同研訊據各供認前情不諱第查此項書板劉戔則稱得自雙瞽之李伯行而李伯行又諉於已故之馬均璧具查所起鐫板於正文後空留五行始刻皆字下復剗去數行另有挖透指大一條必有悖逆語句及刻書人姓名或即係獲究各犯潛行剗銷恐有串通狡飾情弊復加嚴訊據李伯行堅稱馬均璧買得時即是如此實不知編刻剗根由從前意見糊塗只想尊崇君上之書人皆當購備如今悔懼無及若知見有人何肯代爲認罪且與馬均璧報喜爲生不通文義並未到過江西當板時胡喜智目擊其事現今供質相符即馬均璧之妻孔氏亦稱夫不記何年何處買板刷賣後始當給李伯行等語反覆窮詰失口不移似無遁飾臣伏查書內敢將聖諱御名各依本字寫刻實堪髮指

誠如聖諭與王錫侯字貫無異現在江西查拿首犯一經就獲應即照律凌遲處死今李伯行劉戔雖鄉愚無知但各將書板先後存留圖利刷賣匿不首繳核其情罪實與知情隱藏大逆無異除馬均璧身故不議外將李伯行劉戔均依律擬斬立決李伯行雖係雙警篤疾所犯情罪重大毋庸照例奏請胡喜智等分別擬以枷責等因具奏前來查律載大逆者凌遲處死知情故縱隱藏者斬等語今李伯行存留聖諱實錄書板查書內敢將聖諱御名依本字寫刻實堪髮指除此案造書首犯現在江西查拿俟獲日照例辦理並馬均璧已故不議外李伯行劉戔雖係鄉愚無知但各將書板先後存留圖利刷賣匿不首繳實與隱藏大逆無異應如該撫所奏李伯行劉戔均依知情故縱隱藏大逆律擬斬立決李伯行雖係雙警篤疾情罪重大毋庸照律奏請該撫既稱胡喜智轉賣亦屬不合應照違制律杖一百再加枷號兩個月滿日折責四十板李均愛訊只索取一本並非出售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折責三十杖馬均璧之妻孔氏婦女無知其子馬貴幼習手藝外出不知板片刷印來歷情事均請免議

李伯行劉巽賣書錢文不能記憶免着追劉巽得胡喜智與胡喜智轉賣錢文照追入官原書著述刊刻情事聽江西撫臣遵旨查辦此外因售賣已久流傳必多臣並通咨各省一體查繳銷燬以絕根株等語均應如該撫所奏辦理俟該撫送到之板片書本應即銷燬臣等謹會同都察院大理寺合詞具奏

聖諱實錄原書 書中原闕之字以「口」代之

禮部奉上諭古有諱名之禮所以昭誠敬致尊崇也朕臨御以來恐臣民過於拘謹屢降諭旨凡與御諱聲音相同字樣不必迴避近見各省地名以音同而改易者頗多朕爲天下主而四海臣民竭誠盡敬如此况孔子德高千古道冠百王以正彝倫以端風化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受師資之益而直省郡邑之名如商丘章丘等今古相沿未改朕心深爲不安爾等會議凡直省地名有同聖諱者或改讀其音或另易他字至于常用之際於此字作何迴避一併詳議具奏欽此臣等遵旨詳議惟祭天於圜丘丘字不用迴避外若府州縣地名有同至聖之諱者交與內閣選擇字樣進呈候皇

上欽定其山川市鎮等交與該地方督撫詳查更易字樣報部至姓氏相同者
按通考云太公望之後食采于謝丘子孫因得姓丘氏今添卩傍作邱姓至常
用之際宜從古體寫作正字似爲允協伏候欽定俟命下之日行文八旗直隸
各省一體遵行可也奉旨依議內閣交出張文彬傳漢字上諭朕以先師孔子
聖諱理宜迴避前降諭旨令九卿會議其奏九卿議覆凡姓名俱加卩爲邱凡
係地名皆更改他名至于書寫常用之際則用古體正字朕細思今文出於古
文若改用卩字則仍未嘗迴避也此字本有期音查毛詩及古文作期音者甚
多嗣後除四書五經外遇此字並加卩爲邱地名亦不必改易但加卩傍讀作
期音庶乎允協見朕尊崇先師之至意特諭奉旨親王名諱全同者應酌改江
督查弼納保舉吳淞營守備員缺之千總劉允祥引見奉旨朕從前曾降諭旨
凡有與大人名相同者令其酌量更改甚是明確今查弼納將與怡親王名字
相同之千總查弼納並不改名就送來引見甚屬不敬違悖諭旨著查弼納馳
驛作速來京該部嚴審定擬具奏總督印務著巡撫張楷署理敬輯本朝世代

聖諱實錄世祖章皇帝國號順治在位十八年聖諱上福下臨當時雖奉諭旨不違愚然律以臣民尊君之大義亦當知而不犯其心乃安禮云聞人過失如聞君父之名可聽而不可言正此意也愚因敬錄歷代聖諱俾天下之士民咸知尊之且恐天下人之祖父爲子孫命名師長爲弟子命名知聖諱者乃可避而不致同倫不知者或悞犯聖諱一字二字者則其不敬而獲罪於君上爲已多矣學者可不慎哉聖祖仁皇帝國號康熙在位六十一年聖諱上玄下陴諭旨上一字則書元字下一字則書騰字世宗憲皇帝國號雍正即位十三年聖諱上胤下禎胤羊晉切音印从肉久八象其長也从久象重累也子孫相承續也諭旨上一字音撇旁更从音赤也音軌旁更从音心則書胤字下一字从正字愚意凡貞眞等字亦宜俱書正字當今皇帝萬歲萬萬歲國號聖諱上弘下曆諭旨上一字从旁更从口字下一字內雙禾更从雙木日更从止將皇歷更爲時憲書凡朝內本章內外文移鄉會兩試歲科兩考及士子文藝俱遵行毋違愚意天下凡父師爲子弟命名取字者於聖諱中并珍貞眞禎巒洪鴻宏等字異

音同者亦當避而不用乃爲實心尊崇君上者也儲君萬萬歲先師聖諱遵奉世宗憲皇帝旨部議欽定惟祭天於圓丘丘字仍用本字其餘凡姓氏及邑名如商邱章邱石邱宛邱等皆添了旁作邱字至先師聖諱俱遵古體正字通行天下一體遵行是於場屋大小考試並文藝中遇先師聖諱皆宜遵旨書古體正字但日久旨遠士子輩留心於此者寥寥又錄鄉會兩試歲科兩考主司學憲皆未經若示並出牌申示凡遇先師聖諱遵照古體正字以是相沿遂多錯誤所以近來坊刻文藝及試卷中遇先師聖諱多用了旁邱字不知了旁邱字旨諭凡姓氏地名等用非試卷文藝中所用若試卷文藝而書邱字律以尊聖大義不惟違背世宗憲皇帝之旨亦且藝侮先師也實甚愚得旨於江右藩幕因集本朝世代聖諱實錄欲付剞劂俾天下皆知尊崇□□□果曩攷宋楊誠齋主文衡同寮所取魁卷有盡字書作楊欲擯斥寮固爭之楊曰恐揭榜後有喧傳場屋取得盡二秀才我輩何顏竟點之又聞康熙癸酉科湖廣鄉試首題驥不稱其力全節題有一卷驥旁馬下先有蟻在內主文衡者擬中後經部

摹勒馬下無點批駁云驥無四足不行又一省二題鳶飛戾天二句題有一卷
鳶字弋書作戈部批駁云鳶羽帶箭難飛兩卷俱罰兩科不會試又見康熙辛
卯科河南鄉試二題樽厚博字十旁書作小厚字書作厚者俱貼出雍正己酉
科河南鄉試詩經題陳常于時夏陳字右从木無勾从白音菊中畫供不連書作東者春
秋題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鄆字从邑音書作邑音龜字書作龜陰字右从今
云書作套者俱貼出愚思會試及十七省鄉試類此貼出者頗多皆緣士子自
幼教者多不以正韻傳授學者又不能自己考究以訛傳譌以舛仍舛遂致枉
受跋涉風塵盤費艱辛甚則千餘程塗應此一試而乃廢于一二字畫之舛錯
何若于窻下平日詳慎辨別攷正明白字畫瞭然于心自不致錯訛于棘闈貽
悞三載悔恨莫及矣先師孔子聖父叔梁諱紇魯大夫臧武仲其名與聖父同
愚意凡逢聖父諱則當讀赫音遇武仲則當讀匣音所以別聖父諱也不然則
無所分矣無所分則無尊聖之實矣又攷唐蕭穎士聞人誤呼武仲名爲弗音
因曰汝紇匣字也不識是當時已有讀匣音者今人多以爲瞎字不識則愈誤

矣述聖會子諱參字子與必讀驂音乃合參乘之義與取字意相宜立則參前
在與倚衡若讀作森音不惟失當日父師命名取字之意且失教者之體大賢
之名尙不能辨而特謬若此又其甚者優俳子弟於漢大臣曹參尙讀驂音豈
教者學者智反出優俳下乎况森音乃星名詩名南嘒彼小星維參與昴文彙
名不過人參元參砂參黨參苦參而已失豈命名取字之意也讀者固宜致思
速更教者尤當者悟急改不可聽其終於錯訛悖謬而不知變更也衛大夫王
孫賈公明賈王孫公子也公明複姓也賈从土聲讀古音者貨也售也諺云習
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愚意當日父師命名時自取賈售之義且讀作音
□□姓也別無意義况優俳作戲於晉大夫屠岸賈□□□讀古音豈教者
學者智反出優俳下乎然又不可概論□孟子戰國齊大夫陳賈則又宜从去
聲讀嫁音以其得價而售若至聖之處玉待賈嫁而沽又不可讀作古音假音
也愚不揣固陋特掄出以告同志者

以下原書空五行
刻一「嘗」字

徐乾學等被控狀

懇勤殿洪字八〇八號檔箱藏有康熙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呈狀多紙皆爲江南士庶控告本地巨紳者如崑山徐乾學徐元文常熟翁叔元太倉王發泰州宮夢仁等中以徐氏被控最多茲特陸續發表

崑山縣民人邵德呈控徐乾學之子徐樹屏等狀

具呈人邵德係蘇州府崑山縣地區五圖民呈爲縣官鄉宦狼狽屠民衙蠹豪棍結黨抄沒毒毆寸骨寸傷萬死一生慘致祖柩飄零母棺暴露生號死哭懇憲親提急救專縣令慈祥允稱父母衣冠刦奪即同寇盜本邑縣主童冒稱撫憲洪係屬鄉親多方交結藉其覆庇以致侵蝕國帑專事餽獻徧灸愚民貪酷無忌復投拜徐府子弟門下趨附勢力不顧名器屈膝徐府家人往來情密鍊成一局招搖詞訟顛倒是非巨蠹憑權玩法豪棍假虎威官宦蠹棍局鏗夥詐罪惡貫盈萬民側目泣德幼年失教曾經負販養親偷閑讀書近能筆耕糊口多年出外薄置田廬以資仰事俯育詎料身墮互鄉猶同虎口被縣主童大

學士嫡堂弟監生徐昭夏尙書子黜革舉人徐樹屏尙書婿漢陽令張介眉父張曾愈縣吏謝玉縣書唐燦縣門子林瑞縣差徐卿等徐宦家人張乘六馬英發吳叙等張宦家人蔡峯徐貴顧彩等葉宦家人蔣華邵誕陳峯即朱俊徐府門客陳德三邵賓等一班如狼如虎一罟鯨吞不遂不止不竭不休陷子不孝陷父不慈擒囚毒毆寸骨寸傷必圖畢命以絕根芽可憐遠館半世辛勤血資一旦罄洗以致廿年祖柩飄零七載母棺暴露勢占血產慘斃姪命生號死哭沉寃海底幸逢憲天大老爺秉鉞東南冰心鐵面爲國爲民不避權貴此眞龍圖再世萬姓出湯火而登衽席之時敢列切膚之痛上瀆憲聰

一德家門面有朱奇計周開張綉店二十八年被地棍陳季蔣華等捏擅用硃圈條諭誑稟重縣霹拿無辜黃元重責二十板收禁徐府家人張乘六說合先騙銀五兩又勒十二兩獻伊主大小姐又勒陸兩獻主母翁張曾愈發帖童令嚴比籤差勒銀六十兩送縣又勒銀十兩指送同府家人陳九等德慘失聲乘六肆怒益遭毒毆通邑皆知過付朱奇等現證

一徐樹屏於上年聽腹僕張乘六離間伊妻邵氏將乳母之子姚文毒毆送縣監禁逼取氣絕姚文妻陸氏證

一德祖父母廿年未葬親母屍棺七年暴露德遠館血資於二十七八兩年托朱俊即陳峯並伊叔陳瑞伊姪陳祥等買地安厝吞銀二十三兩九錢又窩拐價買僕人王來夫婦子女五口反構禍家庭有過付中證駱溪陳瑞李宇陸雲王敬齋等可審

一陳峯冒稱前朝苗裔更父姓改朱俊結黨煽虐令妻龔氏日夜簧鼓繼母厚賂身弟巧唆身父離身親屬將年限未滿之田二畝七分強增價值逼伊七十餘歲病母來住身家揚溢恐嚇賴詐不遂投徐府蔽護捏父詞結仇棍葉府家人蔣華邵誕等于上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縣差徐卿等撲捉德毫無違犯驟聞可駭有嫡叔邵選親隣徐凡王升周肅等合詞鳴冤童縣主咤叱聲喝不餽不銷致徐尙書親翁張曾愈勒銀拾肆兩綉肆疋家人徐貴詐銀三兩票差徐卿詐銀貳兩又陸兩承行吏謝玉詐銀肆兩伊姐丈戶書唐燦詐銀貳兩蔣華詐

除租米貳石權飲數日各飽婪壑齊赴縣堂衆口一詞實訴真情似乎公道難掩童縣主無詞再駁又時值封印奉憲頒示註銷只得當堂塗票親隣稟詞帶進內衙未批未發過付見證朱奇蔣華徐貴邵選周肅王敬齋等可審

一張乘六於本年正月十五日奉主徐樹屏樹敏發帖差往上海同德弟邵賓來借銀十兩不允碎碗亂毆鎚破門壁勒銀五兩孫瑞朱奇汪章等可證

一蔣華等於本年正月二十六日搆伊親縣門子林瑞峻本官再出差拘可充往省費用童縣主復出差票一日兩比差人一宿又出短籤羣差攢捉勢同大盜地隣王升等以曾經准息具稟當責大板二十徐府豪棍張乘六串德弟邵賓指求徐尙書大小姐發帖于二月初一日勒獻大小姐銀五十兩小禮等費貳十兩大小姐之翁張曾愈大紅等紳八疋紫檀重金扇肆把乘六逼銀陸兩網貳疋過付陳德三徐貴周肅邵賓等可審

一童縣主自不到手大怒發作云上年曾送張太爺銀壹百兩煩囑伊子漢陽令張介眉代我弟姪買廩生二名事未停妥銀尙不還如何老臉又來說情叱

還原帖聞者驚異當經中書王緝植抱怨不平理說應釋不蒙縣允反云這樣事空過我虧缺錢糧何補而徐小姐與乘六等不吐前銀哄求樹屏名帖到縣再說童縣主利令智昏仍不允銷乘六更昧良心二月初七日勒銀壹百二十兩過付樹屏轉送童縣又勒小禮銀十二兩乘六又詐銀六兩馬英發二兩縣差徐卿等又三兩承行謝玉又二兩柬書周拂二兩外又索酒席三兩伊與德父取親隣稟詞赴縣始批准銷二字付身收執乘六又云誣卷可討燬迹措銀二兩指送英發周拂不遂此卷仍存樹屏四相公處大冤酷詐通邑皆知傾鎔銀兩有徐銀匠可證一一付銀有張乘六邵賓陳德三周肅徐彩等可審

一監生徐昭夏窩德價買僕人金泉同妻朱氏本年二月二十六日德撞遇昭夏門首因向昭夏問故觸怒向姪樹屏取誣卷居奇三月二十七日到德家口稱借銀百兩北試不允拂意索禮捌色銀捌兩有王純朱奉山李玉等可審一德內姪周尙玉被徐宦家人吳叙占產攢毆登時吐血力救命絕控縣碍著徐宦沉攔不究縣卷可查通邑皆知隣里原中洪泉徐幼卿王泉吉裘孫愈汪

俊沈之等可證

一徐尙書子弟兇僕昔疑邵氏寃斃姚文伊妻陸氏哭素夫命樹屏收閉內宅付銀百餘兩結納其心上年詐德家計周等銀十還其三冀箝其口徐尙書雖嚴飭子姪而家人乘六倚恃妻作乳母已有乳伯之稱肆兇無忌德因探親路經徐府門首乘六揮拳毒毆身負重傷幸奔逃脫

一本年七月妻兄周肅因子尙玉被吳叙等毆斃赴找屋價修齋至九日不回妻母王氏驚病托覓又觸棍威勾主結靈復以誣卷居奇峻德繼母弟洪甫又欲別換題目伏思父本至慈難堪百般峻德繼我父子飽彼貪壑泣身廿餘載飄流遠館艱難萬狀嘔盡心血錙銖之積借湊纔置縣南樓房一所價值壹百陸拾兩又借湊銀七十三兩得田一十六畝六分塌蹶撐持以冀在堂親父繼母棲身安養已故祖父母親母卜地安葬慘遭官宦控詐靈棍朋烹負債累百罄抵他人今索遺盈門催條拘比無顏再活人間豈地棍蔣華朱俊等不容變賣身負重傷妻病子幼啼饑號寒難以存住勢在逼竄他鄉庶便公然占踞種

種坑害皆由恃官恃宦料德無門可訴故敢無法無天今宦骸未息親戚故舊門生遍于天下小民卵石不敵過付干證俱伊黨羽更兼家人窮兇極惡且現任重縣主殘忍貪暴酷吏靈役鍊成一局德冒死前陳惡蹟真贓飲害多端狀短難罄况官宦金多謀士如雨處處埋伏暗密打點身孱弱懦儒兼負重傷恐再遭毒手命難存活有負憲天大老爺爲國鋤奸爲民除害反致權奸愈橫兇暴愈恣敢列粘單細陳童縣主欺君違憲已未發覺各事並呈內惡蹟備叙情節哭候電閱斧斷救崑邑之萬民勸南省之官吏以正玉法以垂不朽蒼生幸甚蟻命再生激切匍匐哀哀上呈計粘單總督江南江西等處部院憲天大老爺施行康熙二十九年九月初三日具呈人邵德年三十八歲身中面白有鬚家住崑山縣朝陽門內縣南大街

太倉州民人熊燮呈控徐元文錢來琛等狀 康熙二十九年

江南蘇州府太倉州朽民熊燮具呈爲憲令威震崑山婁邑尙遺積害號叩親訪密拿題參亟斬救民事竊殺民莫患於顯宦顯宦之惡莫甚於崑山徐宦掌

握朝綱威飲四海豪奴倚聲竄虐婁民族黨恃威海邦天黑憲天震山搖岳威
固凜於崑城萬民被澤法不行於婁地怨氣瀾天太倉雖地臨僻海尺地莫非
王土一民莫非赤子憲不憐撫安忍見殘黎於湯火徐元文姪徐振紱竄踞太
倉構繯宦中書錢來深表裏作奸招訟師盛漢宗參謀造囹圄將胡恩盛五
沈石朝官陳祥等二百餘梟助惡行兇縱豪奴胥二費戍等草菅民命結衛靈
快頭包祥甫蔣榮先顧君聖等呼應差牌交訪革復充權吏王聚德王聚斌王
聚升楊茂凡楊殿臣等一班挾官枉法萬民湯火萬惡萬贓更遭州官之奸貪
酷虐萬姓倒懸生靈塗炭司道明知而不究撫憲碍勢而不聞民之望雲霓者
惟憲天一人而矣寧料憲聰高遠而亦致之罔聞使黃口殘黎投生無路乞命
無門故變等不遠千里而來敢將殺民積害大聲疾呼於仁憲之前伏乞憲天
大老爺發唐虞之下問俯電芻蕘親臨密訪如宦不酷官不貪靈不虐訟師不
真豪奴不毒打降不惡則密提變等斬首市曹以謝羣兇以正彈章犯上之罪
按款密訪如真叩憲密提親斬以清邊疆之積害以救闔州萬萬生靈憲若重

權輕托飭發衙門金多巧於瀾縫勢赫憲遭朦昧虛甘寸磔冒死粘單上呈

計開 粘單一張

總督江南江西等部院憲天大老爺施行康熙二十九年九月初五日具

憲天廉名上達不日內召徐錢二宦威勢赫奕更有衙憲訟師打降助虛必遭全家屠戮號叩憲恩留詞不發密差幹員訪確密拿親究燮等各被害即赴轅候質候題除害不勝戰慄之至

計開

徐元文侄徐振纁贓併白衣中書錢來琛州官貪酷訟師豪奴打降衙憲惡跡於後

一徐振纁搆捕快王吉賣盜陷良民孫太爲盜籍沒家資一千餘金孫太無辜

死獄冤民孫太妻唐氏可審

一徐振纁飛假命詐九都鄉民唐元易銀一千二百兩慘害傾家冤民唐元易

可審

一徐振紱霹空慘詐陸懷德銀五百兩寃民陸懷德可審

一徐振紱固詐容民張子華明欺異鄉傾身逐出籍沒家資三百餘金一門老幼露宿鵲啼人人髮指寃民張子華可審

一徐振紱強搶良閨陸氏淫姦朱德言觸立刻打死寃民朱和尚可審

一徐振紱冒認趙二趙連爲僕詐銀一百兩黃茂公見付證又強搶伊妹作妾寃民趙二趙連可審

一徐振紱強姦朱招生女童郎中等不公言觸怒統僕胥二等五十餘梟圍門抄捉擒童郎中吊打獻買命銀六十兩吳子邁見付寃民童郎中可審

一徐振紱強姦乳母鄒氏不從焚剝赤體空爛下身鄒氏見證寃婦鄒氏可審

一徐振紱固詐楊招不遂統狼僕胥二等五十梟籍沒家資一百五十餘金寃民楊招可審

一徐振紱謀殺吳建周妻金氏併六歲幼孤謀佔命田二千餘畝血賞萬金金氏兄金天申爲甥觸毒立擒綁弔馬坊慘殺垂斃寃民金天申金氏可審

以上俱稟監徐振絳恃相國之勢殺民略節

一白衣中書錢來琛長子錢灑係太倉州王翰林偕次子錢瀾係徐元文表侄偕三子錢澹係蘇州府宋翰林偕俱恃勢重賄囑托俱赴南場賣買舉人

一錢來琛籍沒杜永家貲五百餘金寃民杜永可審

一錢來琛籍沒錢士誠家貲八百餘金寃民錢士誠可審

一錢來琛抄沒凌子祥家貲二千餘金至今露宿鵲啼寃民凌子祥可審

一錢來琛抄沒顧君懷家貲一千二百餘金寃民顧君懷可審

一錢來琛籍沒陸明甫家貲三百餘金寃民陸明甫可審

一錢來琛籍沒孫三家貲二百餘金寃民孫三可審

訟師盛漢宗盛五打降胡恩沈石朝官陳祥恃徐宦勢抄沒小民惡蹟於後

一血鬻曹秀芝家貲三百餘金赤掃一光寃民曹秀芝可審

一血鬻曹子亮家貲陸百餘金寃民曹子亮可審

一血鬻楊聖先家貲五百餘金片瓦無存寃民楊聖先可審

一血爨隆福寺僧子開什物鐘磬衣貲等件共二百餘金寃僧子開可審

一血爨許文甫家貲一百五十餘金寃民許文甫可審

一逞勢炙詐凌霄銀八十兩寃民凌霄可審

一詐顧華銀二十四兩寃民顧華可審

一假命飛陷炙詐陳貞白銀一百二十兩寃民陳貞白可審

太倉州有一印十州官之呼幕賓有陳相公宅門有孫三爺訪革配徒今又違例復充僞吏王聚德鄒靖公王聚斌王聚升快頭有包祥甫蔣榮先顧君聖等九人連甘知州一印十官詞訟重賂九靈無理則贏若逆惡慾有理必輸錢糧則無年不橫歛無項不加徵如徵收條銀蔑憲加一火耗額外又捉輕封糧戶每兩加一五分每年加條費一萬六千餘兩漕條印串紙店每百賣銀三分內衙用印則每百賣三錢太倉花戶數百萬新舊錢糧串票一年必用數百千萬賣票銀每年萬兩徵漕高浮踢斛每年加漕萬石外又科勒漕費錢二百五十萬餘民膏剝盡民命盡頭又盜賣報陞墾荒田一萬五千一百三十畝三釐七

毫今經八載共侵報陸田一十二萬一千零共盜賣平民九千六百石乞吊各
年編審册併提徐聖文李旭劉日升等可審以熟作荒奸戶凌淑文陸君正顧
君甫等可訊蔑皇恩以荒作熟冤賠有粮戶陸雲芳楊悅溪王君選葉錫等可
審叩憲密提經承包璋王聚德等刑訊發監飭廉員到州但大蠹神手通天精
工遮掩若得着前撫院條議原呈凌明顧華押回首弊之人逐區查勘則蠹弊
不能施矣

計聞勢宦豪奴衛靈訟師打降的名住址於後

徐振紱

係相國徐元文侄住太倉東門外高貞堂河東宅內

錢來琛

係粟監加納中書伊子係相國徐元文侄婿特勢囑民住太倉州治東

盛漢徐

係著名草袴訟師附會徐錢二宦門下恃勢橫行住太倉西鐵貓巷內

胡恩

住太倉州治東係豪奴打降首領

盛五

係闖將天罡會首領住太倉西鐵貓巷

沈石朝官

係綽號的名沈君甫係豪奴打降首領住太倉州治東

徐乾學等被控狀

陳祥 係訪靈遠例復入衙門今現充條總陳延章子

胥二 係徐宦第一家奴住太倉東門外徐振緞宅內

費成 住州治東 著胡恩要

包祥甫 係二班快頭官名陸祥今更名包祥州官耳目住北史家巷內幕賓陳相公內丁孫三爺呼應萬民大害

蔣榮先 係頭班快頭官名方升出入朝東 耳目住鎮民橋南大街上

顧君聖 係頭班快頭官長之耳目幕賓宅內 呼應住太倉州治東楊家宅內丁

王聚德 係禮房偽吏州官耳目閩州 稱爲小州官住南馬巷口

王聚斌 係繩房偽吏充念八年折總 王聚德弟住徐家牌樓頭

王聚升 係承發書州官耳目現收牙 行稅閩州切齒王聚德弟

鄒靖公 係吏房偽吏治州西公廡 內內丁出入藏垢之所

陳朝麻 係承發偽吏錢宦豪奴官權官 勢毒害萬民住太倉大北門外

楊茂凡 係積蠶歷充漕折總私派奉前撫洪訪草 仍充二十九年折總又謀本年漕總住東港上

楊殿臣 係浪房偽吏奉前撫洪訪草 今又違例私充住東港上

崑山縣貢生沈懋呈控徐秉義狀

憲治下江南蘇州府崑山縣貢生沈懋具呈爲再泣再陳亟號憲勦事痛懋一介寒儒杜門株守禍遭豪宦春坊徐秉義視同魚肉疊肆刀砧兩代奇冤呼天無路幸遇憲天大老爺爲國鋤奸朝野歡慶燃犀破柱無枉不伸何忍眞冤獨沉海底八月初二日卿有宦勢無王法等事冒死號控蒙批田園房產被占理應據實陳告詞內拖牽多人不准切思秉義鷹犬滿門瓜牙盈室指示則勢傾山岳發縱則威震雷霆一經朶頤立成糞粉可憐溫飽書生四遭屠戮家貧父死兩世冤沉故敢逐一哀鳴憲天若不伸救必至命遭毒手如徐秉義之謀占田房統領徐開任徐世濂徐履忱等三十多兇親戚支世炳豪奴徐復等登門驅逐立遣印捕抄勘旋使官吏詐災冤責家人裂衣灌糞吊去原契埋沒無蹤毀巢破卵萬死一生前據實陳告已蒙憲鑒至若徐與華徐奕憲之計吞弟產坑價不清反擒毒毆復聳秉義擒懋家人升堂眩喝嚴刑杖責私家可當法堂宦勢等於令旨徐錦之扛擡鄰佃拷逼贖命害懋代獻杯銀致令田荒租欠城

火魚殃桃僵李代徐與喬徐泓忘之搶劫租米鎖吊家人毀粉門牆逼嚇父病
含恨九原雖歲月已遙而仇同不共以上慘殺並無一事荒唐一人株蔓在愆
痛切剝膚奚容隱匿至於罪分首從律擬重輕讞決之下難逃秦鑑前在七月
秉義知愆將叩憲轅自覺理虧央親友諸霞舉馬孝章沈銘又王素崗等曲意
挽留許以厚利愆念奇冤且遵功令奮身赴省隨令心腹一路埋伏密覘動靜
一知憲批不准越肆猖獗聲言必置之死地愆今千里號冤欲歸家省視則黨
羽滿路必遭機穽欲拚命叩閭則裘敝金盡必仆窮途爲此一步一呼再泣再
陳伏叩憲天大老爺電兩世未雪之冤正衆虎嘯民之罪立賜親提按欵嚴鞫
重則題參輕則律擬庶俾蟻命有更生之日並令泉臺無夜哭之聲激切上呈
虛甘反坐

計開

被徐秉義等豪奴徐復等

應審陳典史等

證趙賦純等

總督江南江西大老爺施行康熙二十九年九月十六日具

揚州府民人萬民呈控徐乾學狀

康熙二十九年

具稟狀人萬民係揚州府人稟爲宦勢真如炮烙萬民盡在湯火叩憲密訪極
救事切有本府教習知縣王維翰仗父總兵倚弟同知獻妹於崑山徐乾學公
子爲妾結納權豪如虎添翼拷生員囚國學皆因逼還賭錢殺親夫占妻子皆
因貪其少艾利債滾砌田房價半糠糲使用家人子女身皆準拆開場賭博有
名窩家橫行弔拷白日強盜占瓊花觀之基址張知縣率道士叩求而不吐鎖
蘇州府之秀才顧教官獻美人跪懇而方開威逼人民不止百有餘條傾害人
家豈止三州七縣惡跡眞罄竹而莫書罪端實決波而莫盡徐宦之勢已是冰
山惡宦之威更甚舊日小民雖有沉寃欲控終恐財勢通靈是以觀望不前惟
有吞聲飲恨今幸憲天大老爺不避權貴爲此冒死上告若蒙軫念萬民湯火
俯賜密訪或出示招告十屬沉寃可望見日匿名知蹈罪戾出名恐陷穿中萬

恨千冤片紙莫載泣叩廉訪立救萬民上稟總督江南江西部院大老爺施行
康熙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日具

常州府監生華原淳呈告徐乾學狀

告狀監生華原淳具告爲宦詐益冤非憲不勤事崑山勢宦徐乾學仗倚滿門
顯爵誠如當路豺狼威鎮府縣倒亂王章遍探殷良飛殃屠詐府縣莫撓方面
莫制闔郡生靈冤聲載道痛生無錫與宦隔府窺訪生儒易啖去年身父尙在
一應田產毫未分晰霹令豪奴金洪聲挺身冤生隱匿宦田大佈炎勢百計毒
灸串腹門生胡予匡佈威說合于於四月二十五日逼詐命銀三百兩胡予匡
過付兪沼見證致身父含冤抑鬱而故泣思田無寸土詐有真贓勢宦嚙民天
昏地黑幸逢憲天冰心鐵面抑宦甦民不畏權勢伸冤有路冒鉞號誅叩准親
提除勢宦救生靈闔郡萬民家焚戶祝激切上告總督江南江西部院大老爺
施行

原告監生華原淳係常州府無錫縣人住城圖

被告徐乾學金洪聲係蘇州府崑山縣人

干證胡予匡俞沼俱住常州府無錫縣人

康熙三十年八月日具

蘇州府崑山縣民秦旋呈控徐仰田等狀

江南蘇州府崑山縣菜區八十朽民秦旋抱呈男秦文具呈爲宦奴強佔血號
憲種事痛旋遭崑山縣徐府豪奴徐仰田徐吉甫奉刑部尙書主命擇四方殷
實有美產者即行擄放虎債剝嚼小民于康熙七年間覘旋有肥田一百五十
七畝樓房二十二間糧米七十石假旋代庖領放旋欲不從奈何虎威難拂慮
別生波故權勉受當年即還白米一百石李寧金甫見證旋謂七十石之米而
償其一百子母已全矣何期惡心固險俟至九年十一月十六日驀統多兇駕
舡到家指少利米四十石二載盤算共計一百陸十石擒身牢穿非刑拷逼三
晝夜挽腹親沈悅公等圈寫命田樓房二契準折共價銀二百零五兩登時釘
田封屋立逐遠遷復恨基傍袁玉墳礙揮奴沈招等掘棺拋撇致玉控縣又擒

身穿虎窟寫就絕契拷筆書押並害冤累案卷現據泣思一生心血無辜而遭
宦籍沒念載慘冤宦勢而含忍莫伸今幸憲天大老爺鐵面冰心愛民除橫千
載難逢拚命號憲法一飭而宦勢剪斬一橫而民害除瀝血上呈江南江西等
處總督部院憲天大老爺施行

計開

被犯徐仰田徐吉甫徐慶甫沈悅公

應審胡繼芳

干證李寧金甫

康熙三十年八月初三日具

太倉州生員張恂如呈告徐乾學狀

原籍江南廣德州附居蘇州府太倉州儒學生員張恂如具呈爲懲宦蔑旨婪
贓焚家殺父號憲提究具題正典事伏讀律例鄉紳指詐婪贓百兩以上法應
正斬今崑山縣革職刑部尙書徐乾學蔑旨誣騙婪贓三千一百有奇逼詐手

札現據計贖斬有餘辜難逃國法痛父原籍廣德州歲貢現蒙_撫憲批入太倉州名宦原任太倉州學正陞山西平陽府稷山縣知縣文憑到時適患痰症臥床恐稽憑限具文告病隨經調治獲痊慮涉規避申文報痊蒙撫司府州病則眞病痊則眞痊具結咨部具題於康熙十四年七月初一日奉旨給憑赴任遭光棍權宦徐乾學乘機設騙覘父孱懦几肉可啖禍因崑太接壤手札絡驛指稱伊弟原任大學士徐諱元文營謀挽回構伊親吳昇勸父逼寫借券三紙一千五百兩從七月初一日爲始每月加五起利又加平頭六十兩亦按例起利勒索連差虎僕任政高大張相等持札橫征踞父任所百般逼炙如數湊獻楊彩等付證不意豪慾未滿復又致札伊族原任山西鹽院徐諱誥武威壓勢炙順生逆死逼父將原籍田房產業變賣前後共獻紋銀三千一百二十八兩父遺有稷山縣印冊開載乾學炙詐銀數可據並乾學親筆手札二十紙伊僕任政高大張相三稟帖現證痛父清廉簿吏所有原籍祖遺產業盡被赤燹遂致抱恨殞命今年五月間恂欲具控鳴冤孽宦挽腹黨徐志貞陳實穎圈留不容

控憲於閏七月十七日局至伊親陸漢標家託稱檢還原札給還原數詎札
入手二次止極八色九折銀五百二十兩又爲花分蔣殿臣等見證餘贓二千
六百餘兩乾學仍措不吐泣思豪宦婪贓大干法紀光棍設騙律例首嚴今乾
學以朝廷之官爵權官之婪壑炙詐橫行目無三尺况十七札雖被誣去尙有
三札並伊僕三稟帖現存俟臨審時當堂呈驗前後炙詐冤慘一紙難罄抄錄
乾學手札情節附具書册粘後今九月二十二日啣冤哭控蘇州府盧蒙面諭
恂如乾學雖經革職然尙以大臣自居止府詞未能提審等語泣叩憲天大老
爺迅提孽宦到案嚴究蔑旨婪贓實跡併戮家殺父奇冤按光棍設騙新例具
題追贓正典生啣死結泣血上呈

計開抄粘徐乾學炙銀手札情跡書册一本於後

被 徐乾學任政 徐府家人 高大 徐府家人 張相 徐府家人 陳實穎 徐府家人 徐志貞 即盛志貞

太倉州人頂
徐姓進學

應審吳昇 徐府家人 吳慎菴陸漢標 徐府家人 湯振凡

證 蔣殿臣楊彩張宣

總督江南江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操江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傅大老爺案下康熙三十年十月十六日具

太倉州生員張恂如呈告徐乾學書冊

原書崑山縣慈宦徐乾學葺旨禁職燹家殺父慘寃真情實跡書冊

附居太倉州儒學生員張恂如具為巨紳豪衿朋比誑擄殺命重寃疊害事切今宦勢之赫奕莫過於崑山徐健菴先生四海咸著童叟共聞父諱希哲清廉作吏遭健菴之婪炙已致破家身亡之慘寃恂以孤子孱裔遇盛志貞之囹扎

又釀巨紳虎僕之大害

盛志貞即徐志貞向頂徐姓進學倚勢橫行

其間情跡有不得不明告者父

於康熙十四年七月初一日奉旨給憑赴任健菴於七月十三日致父札猶稱三舍弟兩次信到云撫疏竟是不准之意甚為不安云云此際健菴尙屬未知都中事也父於七月十六日已接得京中之報健菴猶未之知也父於是日遣人奉聞及至二十三日健菴遣人致札內稱恭喜年翁即日花縣家季為此費盡綿力三品大僚匍匐經營無所不至多方拮据應用千五之數厚息以付云

云是日健菴札使甫到舍王顓菴先生自都中寄出之札七月初二日者內已
有部覆抄錄實爲可據其札使亦係二十三日到與健菴之使先後進門伊時
徐王兩宅札使同酒飯而去至二十六日健菴又致一札內稱頃舍弟子又到
乃初七日者初八日方上本旨意在初十一可下此事費盡心力甚用爲累
種種俱面欲悉也他處所言恐囑未必云云其時初一日俞旨已下健菴實不
知故於十三日所致父札猶稱撫疏竟是不准之語父於十六日京中已有確
報王顓菴所寄之札已詳悉備具矣健菴至二十六日頒札於父猶稱立齋先
生字到初八日方上本旨意在初十一可下切思立齋伊時已三品大僚身
列朝班即如健菴所云於父之事匍匐經營無所不至者豈於七月初一日旨
意已下竟茫然不知猶云初八日方上本旨意初十一可下也即此一札之
二語健菴之捏飾可證健菴之婪詐可見於八月十三日約父會於蘇州祖家
今名徐家園矣勸父寫一千五百兩三借票外加平頭六十兩從七月初一日始每
月加五起利父非不知健菴之設局婪詐心雖實爲駭異祇因五百兩一票一

百兩一票已在健菴之手况健菴稱平陽太守是我親家來年大計在我家兒弟身上等語威艷聲勢如此父以孤踪下吏故不敢不一一遵命始而遣紀綱

於稷署頻頻逼索繼而假手於徐鹽院諱誥武號孟樞先生以橫征

金壇縣八十七年巡

視山西河東鹽政現任戶部左侍郎終而發難端於里居以炙詐共婪炙司兌紋銀三千一百二

十八兩節節可憑事事有據致父揭典變產抱恨終天恂飄流異鄉貧困無依

於庚午年七月二十二日擲稟具情乞憐於健菴之門遭虎僕任政百般辱詈

如同乞丐情實不堪故冒死抄白健菴親筆拾札具情叩問前項銀兩果於何

處支銷洵所謂觸虎威犯雷霆也蒙徐果亭先生遣紀綱發名柬致慰有太倉

州學生員盛志貞即徐志貞字子文者崑山原任廣西道御史盛諱符升號珍

示先生通譜之姪也語恂云此事內必須扯及珍示家伯健菴親筆十札必須

刊刻故恂一一遵其所言適珍示發親筆手札致恂並發名柬托子文請錢登

九親家到崑子文傳珍示之語送還健菴親筆十札付出所刊札板又於袖中

出徐府構定三札稿勸恂照式書寫一致健菴一致盛珍示一勸錢登九照式

書寫致盛珍示子文口稱一一如議然後給還昔日原數銀兩恂念珍示之傳
諭似不可却更以健菴之靈威勢不可犯且念既還原數銀兩莖親有資聊生

有賴故親筆十札聽子文檢點持去袖中三稿依子文如式書寫

內致盛珍示
札稿盛子文

持來原稿至今
收藏現為可據

豈手札等項子文一一誑入其手即為獻媚之計取利之階頓

背前議僅付入色九折銀三百二十兩子文見利忘義不惟中飽又且逼分恂

誠有名無實之不甘尙念及親筆十札雖去然猶有健菴親筆七札

任高兩紀綱

三稟帖婪詐實跡一一執證豈能磨滅且灸詐銀百兩健菴不獨自為致札其

所托伊同鄉如盛珍示屢屢代其催索手札炳據况所勸寫三札稿中雖盡控

飾而情跡詎能盡掩豈虎僕任政聲言非托學憲拿恂行劣即囑盜賊扳恂夥

黨必置之死地而後已崑婁傳播轟轟震耳以微利之虛名蹈莫大之實禍寧

不情極心慘耶向使婪灸前項銀兩果有指實支銷有據健菴自宜分毫不吐

今付子文與恂者出之何名如謂憐貧之贈則與受互相情慊雖有手札札板

何必勸去札稿三則何必勸寫顯然灸詐之跡欲蓋彌彰矣即子文述言

盛子文即

盛志 果亭先生許其文宗開薦頭等向頂徐志貞名進學今年歲試果居頭等十三名 補廩其子童生

進學子文以恂而得利獲名恂以子文而殺身受禍巨紳豪衿朋比誑勸賂恂

冤上之冤害中之害也竊思居官受職出自朝廷健菴據為己功以酷炙蔑君

恩也攘國典也健菴職居司寇而行端若此試問律例自當何如今將健菴親

筆七札任高三稟帖並前抄白十札附後非恂敢反覆狂悖實以畏威懼勢閉口

不言喪身殺命於巨紳虎僕之手不若瀝情控明憲天大老爺轉達九重碎首

國門也庶大冤以昭大害以雪耳謹呈

計開徐健菴親筆七手札任高三稟帖康熙二十九年八月恂如所具冤跡

健菴親筆十手札盛志貞誑去者一併附後呈閱計抄粘徐健菴親筆七札徐

府紀綱任政高大稟帖

別久甚念尊事舍弟大費心力部中已嚴駁力挽之始定此稿今只待本到即

可相商其詳須面悉也不具弟乾學頓首冲

清秋榮發想別餞河干忽焉踰歲彌切瞻依想老年翁下車以後弦歌雅化已

徐乾學等被控狀

十四

文獻叢編

沾渥河汾間羨企何極茲啟代那一項因荷夙好重以諄諭故舍弟不殫多方拮据始克有濟詎以踰時未蒙清理弟一官拓落儲舍長安炊珠燃桂日不暇給而索前項者曉曉踵至雖極口支吾終無以應徒薪薄力未敢言勞而復令其代爲補苴其奚以堪今特再遣小奴走領萬祈俯鑒苦衷即爲慨賜感荷靡量鶴琴甫蒞極知不宜數瀆而此間實處萬難即老年翁自能諒之也臨啟可勝翹切一卮將賀幸存之小伴二月中必令之入京乞一頓本利算足勿少遲

延累弟賠補千萬千萬來人甚可托付者又行

弟名另具
左玉

不孝罪重孽深致先慈棄養萬死莫贖悔恨難追負痛終天荼酷至極年翁情關骨肉聞之必爲驚悼治喪已畢即擬擬躡南奔而前逋爲累尙爾滯留刻刻欲死向日爲年翁一片熱腸反負重累至遭此閔凶而猶受子母家氣此皆旗下之債年翁必爲惻然不安者也小价傳述台諭謂京中所費無有此數苟或多開纖毫天日可鑒舍弟身爲大僚豈忍欺年翁並欺弟此不可不亟辨者也利銀隨本銀算扣無有先還本之理今遣奴到晉乞多方那借一並算足勿小

有未了致不孝賠補有虛不孝拳拳苦心草土中不勝翹望土公處又託查學士囑之幸惟放懷小价一到乞即算楚至切至切不孝名心叩

小价到京接奉手翰縷縷備悉先遣小奴高大西來到署定久欲言業悉前書弟之爲老年翁不遺餘力者弟實佩服矩範不辭經營皆人所不肯爲之事今思之反自尋煩惱自己受累弟於年翁事豈有希冀而無之此蒼天可證也索通踵至京師竟無處那移苦趣萬千年翁尙緩視之使弟何以支吾耶凡借債本利須一并算清楚斷無先還本不付利之理若遲遲則日前將何以賠墊幸急急設處付高奴持歸至懇至懇至小价輩開罪弟當痛責之若遣使催取情非得已天下亦未有交往素厚而不通信使者似於仁聲無礙也府尊書來極居功蓋弟深責敝門人王季友季友時時丁寧其岳父是以委曲照管不可不感也中堂高陽候札及祁少司空袁通政三處即當虔候希示縷縷不一弟名另具

七夕後

三日 欲送銀一百二十兩送太尊轉付解州介宅幸設處送去於利銀扣算

行又

昨武科回邑小札已登覽否接教具知老年翁清操堅貞不改儒素不虛弟一番熱腸相爲有喜快而已但弟此項借貸急件今度日如年年翁宜爲體諒多方區劃結清此局爲囑山右忽生大獄道臺守公亦在事中正不知若何有祈官出京自爲切囑縷縷不具弟忽生一癱幾至性命不保今已漸愈矣舍弟在

武關附聞不一
九月十八日 弟名心肅

抄白徐健菴致吳存抑札
此父南歸後健菴致札吳存抑據以前彙銀兩俱歸立齋又托存抑索謝儀同任政逼索詐去

房契一紙以爲不便又逼詐金錫等情

耐老幸與訂定致目前所約者即付來爲囑京口舟子附詢姨父姨母安吉表

弟名心肅

張耐老以百金爲謝豈有此理弟本不爭此區區但耐老亦當相報都門斧資

不易毛詩之惠不能不仰望也
弟名心

抄白徐府紀綱
任振 高大 稟帖

徐宅家人
任振 高大具稟張老爺台下振等奉家主所差到署承蒙恩代感佩無既

矣在途迎見太爺將稟揭投上所諭情由懇切上稟甚有喜色但振等在署曉曉終日催促見罪在臺下矣但振等起行皆老爺出票于里下故爾就騎入京盤費一項原係恩賜一路費用至京叨惠無多外有二十兩者高張寒葛之用并他出奈主所差非振等私自他出壞法亦非振等實惠也故有此稟五月初一日稟

徐宅家人高大具稟老爺前項銀兩因事當掣肘關係老爺前程大事家主念向來相與氣誼又因撫院馬老爺慕老爺再三囑付必要料理妥當百計躊躇託三老爺多方轉貸旗債方得斡旋其事前差大來催必謂老爺感周旋之德自然一頓清楚不意來催二次所還本利未及一半大係下人不敢瑣瀆蒙遣回京於涿州途次遇見家中人任振宇係奉家主復差山右並催前項大即一同進京回覆家主見事未完妥將大深加責罰大受苦楚立刻差人押大復來適家報到京老太太於十一月初一日仙遊現在治喪開弔債主差人日逐坐索家主哀痛之際心緒荒迷復受人櫻擾只得婉言許以歲內完局恐老爺知

之亦斷然難漠然而不動心也今附稟附懇萬祈百方設處期於歲內照數封足差人馳送不獨救大之箠楚亦可損家主哀毀中耳根曉曉倘或仍前慢緩未能全楚家主將來歸里債主俱係旗下勢必差人同到老爺任所坐索恐於體面不雅此大向蒙老爺垂青優理故不得不預爲稟明前付書函俱各投送因倥忽之際不及取回音外平陽道府各位老爺於祖餞時即已面囑藩司穆老爺晤別之日家三老爺又另行諄囑矣揣此具稟十一月日具稟

徐宅家人高大具稟前蒙所托家老爺一片熱腸切囑三老爺轉貸於旗下以爲榮任之後自立爲了局故遣大同至賈治不意見付二次未及一半目下聞計太夫人仙逝家主奔喪在爾債主聞知晝夜坐索在宅曉曉必要遣人同到賈治取索大恐旗下之使有礙鈞面故大自認正月全楚家老爺又多那借支持苦不可言特先附稟幸祈預俟一到即便領足不致受累宋老極是高明前件並未談起前王衛仲相公言語幸勿輕信撫院處荷蒙吏部正堂明老爺過弔家主面懇已轉托照拂矣自必格外留神前附一稟未知已投閱否謹此奉

稟十一月日具

附居太倉州儒學生員張恂如具爲薦君恩擢國典婪貪炙詐生死哀號事切設官由乎國典授職出自君恩恂如故父告休內閣中書原籍廣德州任太倉州學正諱希哲於康熙十三年任滿陞山西平陽府稷山縣知縣忽發痰症臥床恐稽憑限以疾具文申憲咨部旣而調治獲痊恐又涉於規避獲戾隨具文報痊各憲批候咨部伊時有崑山巨紳徐健菴先生遣人語父云巡撫馬公藩司慕公面囑傳諭必要料理停當方可做官父以廣文寒毡不能猝辦健菴隨云有吾弟立齋在都力可挽回因索五百兩一借票又索使費二百金兩借票父以健菴傳馬慕二憲之諭敢不遵命即寫票三紙有居間吳存抑面同交付可證其時借票雖付而銀之用與不用實未見厘毫也豈至七月二十三日健菴復遣使致札云立弟應用千五之數較之前議頓增三倍矣八月初旬健菴於蘇州遣人約父會於祖家園勸寫一千五百兩借票又加平頭六十兩從七月初一日始加五起利父心雖駭異不敢不從向彼索還前所寫七百兩三借

票則云在崑未曾帶出今即另寫則前票無用矣你可放心健菴自誇云平陽太守是我親家託之照拂來年大計在我家兄弟身上又云如崑山董父母已無官矣愚兄弟尙要他做官凡事有我擔當遂遣僕高大張相二人隨父赴任續又遣僕任政躡至三人出入衙署恣行逼索撮急借典湊足司兌鈔銀一千兩交去未幾二使復至又湊銀七百兩交去猶未已也又致札於現任山西鹽院徐諱誥武號孟樞先生係健菴通譜之弟追父本銀二千兩利銀一千五百兩徐鹽院立差承差曹姓者傳父赴運城衙門迫以上司之威命又揭借那移于徐鹽院當堂交割二千零六十兩于任高二使之手有任高親筆花押存據任高張三使又私詐銀二百五十兩內徐鹽院以健菴之書另詐銀六百二十兩父宰稷三年冰蘖自茹兩袖清風只得撮之急項借之典舖商家後于原籍變賣住房田產清償此項以致子身無高徒步南歸健菴又以父歸不即往拜震怒發言面囑蘇守道祖公祖欲生難端父于親戚中告借金鐲一雙金珠玉鑲寶簪一雙金手記一對又紋銀一十五兩吳存抑任政立逼收去始得安枕因

思健菴親筆手札俱係逼索銀兩字字皆眞筆筆可對任高諸使致來者青天白日不可磨滅試問此項銀兩作何支銷果係何人收受何處揮洒父以清廉薄吏分文不取遭此破家奇禍剜肉異慘寧不情極哀鳴且父以病而辭官繼以瘥而報憲一不罔上一不敢稽限也健菴遂以爲漁利之階矣詐之局夫設官乃朝廷之巨典而健菴操縱其權授職係皇上之洪恩而健菴攘竊其柄挾震主之威肆滔天之勢子弟盡列皇廷虎狼布滿天下恟如一介寒儒豈不知犯者立焦但以父親受詐受逼抱恨終天深懷不共之義自甘山卵之敵行將碎首玉階上達奇冤躬叩憲天大老爺以伸遺憾敢將前後親筆手札抄列於後

計抄徐健菴親筆手札

三舍弟兩次信到云撫疏竟是不准之意甚爲不安

七月初一日已奉旨給憑赴任至七月十三日健菴

所致父札尙云撫疏不准甚爲不妥等語其爲誑騙矣詐可據

今竭力挽回尙有三四分妥局其銀必要現足

封貯正在極苦之時即日有報即馳復也此心此力無不竭者特有數存焉耳

小弟名心肅
七月十三日字

恭喜年翁即日花縣弟亦快不可言前七月十三日所致父札已明明回絕今因父于七月十六日已接得京中七月初

一日奉旨給憑之報健菴於二十三日又致此札以給憑赴任皆伊托伊弟立齋在都經營之功其誑騙彘詐即此兩札可見但家為此費盡

綿力以三品大僚匍匐經營無所不至今計應千五之數始止誑立議五百兩至此忽加至一千五

百兩每月加五起利又加多方拮据厚息以付乞年翁速速料理乘弟入京先平頭六十兩亦按月加利

以若干見賜勿再遲遲使彼擔累兼滋賠補也萬萬特此報喜并乞二十六日

過家一談弟名另肅 二十三
日札

頃舍弟字又到乃初七日者初八日方上本旨意在初十一可下七月初一日已奉旨

給憑赴任父于七月十六日已接得京報健菴於七月二十六日所致父札尙稱頃舍弟字又到乃初七日者初八日方上本旨意在初十一可下即此一

札之語日期大對其不相為誑騙彘詐鑿鑿可據此事費盡心力甚用為累種種俱欲面悉他處所言

恐屬未必年翁向日過於求安多方囑託乃有此葛藤耳今銀皆舍弟措去者

何不略一相助乎其委曲處總之欲面言也韻老做年兄乃正人弟不信其有

札容面悉心名 七月二十
六日札

弟已至京江矣昨得家書促之甚急目前所訂乞如數付足本利並著小奴二人隨往取足此向日面言不妨遣人取足者豈老年翁今日忘之耶千萬千萬

顯翁處切勿弟爲口實

弟名心肅

盼望甚切小价奇京云四月中先湊得一數心甚訝詫今度日如年惟待小价到日一清通累而年翁視之尙緩真不可解見字乞一併本利付足令小价星速回京荷荷至道臺處轉索袁大銀臺一書自當照料百凡弟自留神向日一片熱腸豈年翁尙未知耶因中心焦灼再令小价包程西行希立刻區畫速清前約千萬千萬臨啟懇切弟名心肅

四月十一日

貴治憲臺已懇中堂李公并通政袁公專札致守道工部滿洲侍郎祈公專札致藩司訖俱極的確諒能得安但撫軍臬司處自然各有耳目彼地皆有確徑定須於本處著意周旋方爲萬當多一囑託即多一番疑心矣此弟不難另懇照拂誠恐大僚止以虛情特囑兩不相下反致相左恒足憤事此言體訪至確高見必以爲然也蒞事以勤敏爲主勵精圖治老當益壯上臺自起敬斷不可

假手左右懷安旦夕致貽叢脞將水弱民玩令聞難於洋溢矣前項積計子母甚多伴來尙未及其半肩此重累日夜心焦尊事稍定即須措足完局至囑至囑小僮有未妥處乞再明示當得治之也諸惟留意不宣顯菴票已付弟處矣想可不必至京中近日借貸之苦不可勝言弟之苦年翁須詳訪所付銀尙未及半奈何奈何弟名另具

小价來得報知當事吹求甚駭但撫處必須實實求請若都中虛囑恐無濟也幸速籌計而行之藩臺曾有一書係滿少司祁公者久已到矣然總之空言無當年翁可以善會李道臺處有高陽李相國中堂及袁大銀臺二書致之矣連日弟爲此心焦之甚滿公處畢竟自理會方好耳弟向來心力竭甚昨所付不及小半今肩此大累年翁事定亦乞早料理爲囑至小奴有開罪處希明示弟當責懲荆請任奴之言據云並無此語尙希詳察有好音即示慰不一弟明心

肅

四月二十九日

孝廉回小札達覽小价任政月晦可到署至今尙無片字稟知不知前件一一

付足否此間徵索甚急利銀先欲一月交納今則逐季一交弟待信不到鬢髮爲白年翁泄泄視之何也見字乞多方那湊一並清足令小奴速速進京萬勿刻遲致弟受累至急至急太守公千秋高義自然照拂然謁上司時不可露半字仕途立言有體也弟頃索大銀臺袁公兩書一致李道臺一致太尊求爲照拂年翁亦須善自振刷適羽便附此立待德音紓我愁悶耳弟名心肅

此項急如燒眉萬望一一清結至于利銀原是本到利止無有不扣算利而先算本之理在京在外總無此例如何以此貽累真爲不解幸照票將利銀扣清再將本利一並算楚勿再遲延也弟名心肅

小价歸捧讀台函不謂年翁尙未諒弟心跡豈昔日之銀取諸宮中者乎舍弟雖薄劣官忝八座豈獨於年翁有相欺乎蒼天曠日當鑒明之賤兄弟於年翁心力竭矣不求報効乃反相累詎能甘此券內所欠子母甚多乞一一算明付足來价黃色不佳並希補足

父因其遣使逼彘不得已遣人往絳州金容處借十換金四錠四十兩付之健巷止作八八換每錠

又加紋銀十二兩

小价不相體諒聞多索盤費弟已痛懲之弟拳拳之愚願罄不肖之

才力以挽回斡旋者以年翁夙昔氣誼故熱腸圖維幸而獲濟飛鳧花縣遂已
二年弟固不明言功但酌水知源勿忘所自小价此來必乞一頓清結不能再
候伺矣小兒在京頗受迫呼之累惻隱之心寧獨無耶情迫之言語無倫次伏
希矜諒臨啟馳虔弟名心肅

附居太倉州儒學生員張恂如具崑山巨紳徐諱乾學號健菴先生攘竊君恩
冒叨予奪逼灸恂父稷山縣令張諱希哲遣虎僕任政高大等藉憲威勸父典
賣田宅獻司兌紋銀三千一百二十八兩外又加平頭一百二十五兩有零兩
次挽腹圈留不容上控共計僅吐原贓五百七十兩前叙情跡已悉不敢贅瀆
痛念父產已同抄沒父母已喪泉臺現今棺槨暴露妻土妻孥數口飄寓他鄉
兄亡媳喪慘及三代不共奇冤寧甘被滅宦札慘灸家燹人亡真冤也挽腹兜
留逼札吐銀真贓也今健菴先生門下鷹犬徐志貞即盛志貞邀功獻媚許還
恂原數銀兩誑去親筆十札從中抽啖上極色銀三百二十兩復又遭徐志貞
強派花分急欲抱贓呈首復遭宦戚陳實穎湯振凡等四路邀截圈留陸漢標

宅逼去灸銀親筆七札復止極色銀二百五十兩又居間半爲花分吳慎菴蔣
殿臣等見證恂思豪宦可以婪贓蔑旨而人子情難沒父大冤即欲哭控上憲
審實追贓正典伏念豪宦雖經竄逐門生故舊布滿朝端且健菴尙自居大臣
恂一介寒儒詎能當豪宦之勢焰虎僕之截殺潛身匍匐仰祈滿大人垂憐廉
吏子孫遭此慘毒聞必寒心俯持公道恂即碎首九重所不惜也但健菴曾爲
司寇權操生殺婪贓千萬何足重輕獨是慘灸父銀三千一百二十八兩俱係
變賣田宅如數逼灸今兩次吐銀五百七十兩在健菴意謂良心發現矣亦當
返衷內問當思所灸之贓何其慘今吐之銀又何其吝耶徒列鼎爵之名徧忘
忠恕之道若曰稍吐原贓欲使恂爲沉溺父冤獨不思所吐之銀實非健菴之
己物耶自應速吐原贓三千一百二十八兩若曰所灸之贓視爲己物亦不應
吐還恂銀五百七十兩冀圖筆札以遏上控矣嗟嗟豪宦之昧心若此耶幸而
健菴素銀親筆尙有疊存健菴所吐原贓可以抱首爲此血奏真冤預鳴滿大
人洞鑒沉冤伏惟公討俾得啣冤憲轅哭奏九重得雪益冤庶父瞑目於九泉

恂當啣結無涯矣康熙三十年八月日具

尙有三札俟臨審
時抄錄堂呈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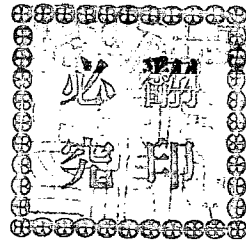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十九年八月出版

文獻叢編第四輯

編輯所 故宮博物院

發行所 故宮博物院出版物發售室
電話東局一六〇九

印刷所 和平門後細瓦廠
和濟印刷局



費	郵	價目表	
		每月一冊	半年六冊
每期一分	本市	五角	二元七角
	外埠	五角	二元七角
每期壹角	本市	五角	二元七角
	外埠	五角	二元七角
每期二角五分	本市	五角	二元七角
	外埠	五角	二元七角

本市 上海 天津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文獻叢編

